

T2720/7910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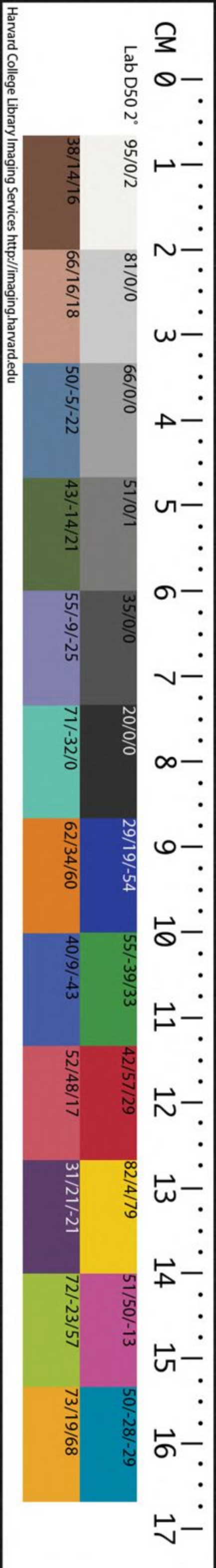
C-2

MAR 1 1954

10

皇明送信錄

十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九

乙丑 嘉靖八年

哈佛大學哈佛藥宗
圖書館珍藏印

秀水沈

國元訂

國元訂

言簡而關
係最大

正月侍講學士許誥陳四事一請進講河圖洛書一請經
筵勿及靜坐養性之說一謂各書註解互有得失請令儒
臣直陳所見以求千古之是不當牽于師說一請進講經
書務明大義凡諸家小道一切屏絕。上嘉納之。○河南

巡撫潘墳罷

河南連歲旱荒民多飢歎凡郡縣請賑濟者墳駁勘不
發河南知府范總不待報開倉賑之民播謠誦墳以是
惡總其餘有司賑貸稍寬即加譴責會有以陝西飢民
父子夫妻相食流聞禁中者上切責戶部墳惶恐上

不愚

疏乃歸罪于懿以自解于是給事中
中蔡經等劾之詔罷填永不敘用

二月王守仁卒于南安道守仁方畱離任不暇奏請吏部
以情有可原乞從寬宥上謂擅離重地非事君之道况
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命會官集勘○大學士桂萼曰守仁
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名則非朱熹格致之論
知眾論之不與則著晚年論定之書號召生徒互相倡和
其門人為之辨謗至謂杖之不效投之江不效以瀆天聽
幾于無忌憚矣若勦捕逆濠論功足錄宜免奪伯爵以彰
大信申禁邪說以正人心從之

支大綸曰文成鞠躬盡瘁病劇而歸没于道路為國死
忠亦可已矣而言者猶以擅離重鎮咎之世之思功如

此也

按文成建大勲擒宸濠靖田州平八寨勁節凌霄膚功
蓋世嗚呼懋哉至隆慶間而得贈伯謚文成一時公論
竟何在耶

命行義倉社會法

按倉之法但立之于州縣則窮鄉下壤百里就糧旬日
待斃非政之善者惟宜貯之里社一村之間約二三百
為一會每月一舉社正率屬讀高皇帝教民榜文申
以同盟之約舉眾中善惡獎成之其社米第上中下戶
捐數多寡各貯于倉而推有德者為社長能善事會計
者副之若遭荒歲則計戶而散先下與中者後及上戶
上戶則償之而免其下與中者凡給貸悉聽于民第令
登計冊籍以備有司稽考則既無編審之煩又無奔走
之苦且寓保甲以弭盜賊約以
敦俗之意一法而三善備焉

法固善矣
而舉之守
之猶存乎
其人

甲申上以春旱躬禱于南郊山川社稷不雨御製禱雨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九
不應自咎。說示廷臣。

三月詔凡輸白糧及諸物料入內府者並令巡視庫藏科道與監部官閱有留難爲奸利者悉行逮治。○僉事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歿貧民急餽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于救民皆從。

大可慮思

之。○命工部大庫名曰節慎。○廷試賜羅洪先等三百三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楊一清等循例選庶吉士以唐順之三人爲冠而續取胡經等二十人。上曰今後不必選有學行卓異者吏部訪奏以備擢用有弗稱者令外補。○戶部侍郎王執言

實政

皇上命臣清查莊田見勲戚之家占據膏腴跨連郡邑乞如成周之制隨其品級而定擬多寡別其親疎而量爲裁革其自置田土不報納糧差者俱追斷如功臣田土例。

接時妙策

上曰已往田土亦宜查明有分外強佔者俱給原主自今勲戚大臣務各安分以保祿位不許妄行陳乞。

明聖

大業

六月、大學士桂萼進輿地圖、各有紀敘、上留覽、

七月、提督海子太監孫端乞優免、海戶雜差、戶部言海戶

多殷實、每戶優免三丁、載在會典、近者畿輔災傷、差徭繁

重、奸民多投充影射、偏累良民、根本之地、深為可慮、海戶

優免、止宜如故、報可、

上方總覽乾綱、益明習治體、于近習靡所假借、而楊一清為上信用、頗得幹旋、其間故言官論列、該部執奏、無

或阻撓、其中人凜凜奉法、非復如向日乖張矣、

九月、禁臺諫風聞、彈劾楊一清致仕、璫復入內閣、萼復散

官致仕、

時張桂言事相左、忿激不相下、各為惡語、科臣孫應奎陸粲劾璫、璫怒不法、帝下劾暴其罪狀曰、張璫自

用自恣、負國負民、桂萼尤而效之、論法當置刑典、特從

寬貸、璫還家、愴悟、以需後用、萼奪散官致仕、孫應奎等

既列言官、耳目所寄、坐視至今、方為舉奏、應奎首論可

原、王準之法、司訊之、璫既行、霍韜乃疏列楊一清二十

四罪、帝從之、立召璫還、時有朱繼宗者、以他事下獄

詞連一清、謂受張容金、私與錦衣指揮、帝怒欲逮繫

一清、璫力解得免、下旨曰、一清累朝舊臣、朕即位、首先

召用、乃不顧名節、深負朕眷、注當追理、輔臣璫疏請從

寬、姑令自引、一清遂乞休、允之、

十月、虜酋吉囊俺荅寇榆林、寧夏塞、王瓊督兵禦之、虜引

去、瓊請自蘭洮盡榆林三千餘里築墻、堅固、民賴以安、○
乾清宮內西七所房災、
十一月、陝西僉事齊之鸞言、臣自七月中、繇舒霍逾汝寧、
目擊光息、蔡穎間蝗食禾穗殆盡、及經潼關、晚禾無遺、流

民載道。偶見居民刈獲。喜而問之。答曰。蓬也。有綿刺二種。子可為麵。飢民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見有以麵食者。取啖之。罄口。澁腹。嘔逆。移日。小民困苦。可勝道哉。謹將蓬子。封題。資獻。乞頒。臣工使知民瘼。

十二月。羌戎寇鞏昌。提督軍務王瓊勦平之。

初烏思藏。朵甘等羌。受官入貢。世為藩籬。成化後。稍稍為邊患。嘉靖初。都督鄭卿討之。不克。由是歲入殺掠。隴右騷動。王瓊議欲候被入境。即以大兵擣其巢。羌人畏之。是歲。官兵北征。羌乘虛入寇。鞏昌。上命瓊討之。瓊計欲撫四千。并必勦先零。乃遣遊擊彭威。都督劉文。率兵自固原至洮泯。分據要害。且撫且勦。凡撫定六十五族。勦破一十六族。斬首百有七十。西鄙以寧。

鄭曉曰。正德後。邊防大弛。戎心遂啓。瓊議欲于洮泯河蘭間。繕城堡。遠斥候。廣儲蓄。謹修汛。勿使得連西番。即

有侵侮。請發精兵駐臨洮鞏。昌要害之地。拒之。斯良策也。

頒大學衍義于廷臣。○時隆冬無雪。上躬禱得雪。親詣

壇謝。方獻夫。穆孔暉等。各獻靈雪賦。頌及詩歌。上優詔

報聞。○上親定百官朝祭服圖式。詔禮部摹板繪彩。頒行

中外。

庚寅 嘉靖九年

正月。頒敬一箴于天下學校。

二月。皇后行親蠶禮于北郊。祭先蠶氏。

三月。夏言疏曰。古者祀天于南郊。祭地于方澤。兆于南郊。

痊于北郊。順天地之宜。審陰陽之位也。至祖宗之配享。諸

壇之從事、合祀之不經、乞勅多官集議以求至當。帝嘉納之、賜四品服。霍韜言親蠶為亂成法、分郊為紊朝政。帝怒、韜要名沽直、械送都察院議罪。御史鄧文憲言郊祀親蠶之議、夏言未必是、而霍韜未必非、且天地分祀、則父母異處、親蠶郊外、則內外失閑、更乞斟酌裁定。上責憲附和降邊方雜職。

按霍韜大禮論曰、合祭天地、神陰陽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並祀祖宗、崇達孝也、禮曰、祖文王而宗武王、主日配月、及于星辰、象從天也、易曰、本乎天者親上、岳鎮海瀆、象從地也、易曰、本乎地者親下、是故天地合德、神化出矣、祖宗合祀、孝德崇矣、日月星辰、麗于上、河海山岳、位于下、倫類齊矣、是故渾涵宇宙、順序陰陽、幽贊神化、明奠類象、合禮之典、顯且著焉、非皇祖聖智明于天地之性、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與于此。

神宮監中使楊賓奏請復長陵等陵園諸戶、戶部覆言此輩供役輕省、豪民避重就輕、每多投充、民力坐此重困、故先朝勘酌損益、載在會典、每戶連本身止免三丁、况今差占庫夫柴夫等役繁多、如繫籍陵園者、全戶優免、則遺下差役、必更加派小民、宜令如會典例從之。○詔建南北郊及朝日夕月禮。

上命建園丘于南郊、其北為皇穹宇、建方丘于北郊、其南為皇祗室、作朝日壇于東郊、夕月壇于西郊、時四郊並建、兵部軍卒供役不足、乃奏將馬直及缺官薪皂銀三十萬兩募役工作。

兵部尚書致仕伍文定卒。

吳瑞登曰、宸濠之平、孫許勵其節、王伍大其勳、而中其机宜、奮其忠勇、則文定力也、昔雷萬春面中六矢而不

動文定火燎鬚眉而不驚以故保全
睢陽與誅鋤寧賊者曠世一例焉

六月禮官李時與璉萼議姚廣孝雖有帷幄功既有崇秩以償其勞矣復削髮披緇配享太廟似所未安宜移祀太興隆寺從之○大明集禮書成御製文序之○初上釐正郊典謂當考定雅樂博求精曉音律者吏科都給事中夏言遂以行太僕寺寺丞張鶚應詔鶚至欲停元樂復古樂併進所著樂書二部一曰大成樂舞圖譜自琴瑟以下諸樂逐一作譜一曰古雅心談以十二圖家十二律圖各有說下禮部詳議上曰音樂即為更定勿誤廟享之用九月總制三邊王瓊奏寧夏一鎮接莊浪墩臺為西北第一大事請發官軍十萬乘時修復墩堡邊牆從之○大學

士楊一清卒

一清量宏識遠有文武長才功烈在陝尤著嘗創修花馬池邊牆圖復河套及勦逐海西逋虜皆儘有成策事多未竟張永之誅劉瑾謀出一清故以永薦入多為言者所詆已而璉萼以大禮議合力為薦引清亦盡心贊翊時璉萼柄國清稍示裁抑其黨極力攻之誣以賊罪清既去復興訐獄誣成其罪削籍里居忽忽不樂疽發背死死之前數日猶自疏解言身被污蟻死不瞑目上聞而悼之至戊申始贈太保謚文襄

十月桂萼因章聖皇太后御製女訓一書擬上推行之序下部議以萼所陳胎教之儀諸母之擇子師之慎所以為天下根本之慮為聖子神孫修德養身之助其關係甚大宜書諸御屏或訓諸宮闈以為先事之備其女訓之學瞽

矇之教，媒氏之正，又所以推其教于天下者，宜崇陰教，以敦女習，但矇人止許記古詩及女訓等書，以勸誘風俗，不得記誦淫詞，婚姻遵祖訓，嚴禁指腹結襟之弊。○改奉孔子爲先師，易象爲主，籩豆用十，樂用六，佾立啟聖公祠，祀叔梁紇，以顏無繇、曾點、孟孫氏配，罷從祀申黨、公伯寮等，改祀林放、蘧瑗等于鄉，增入后蒼、王通、毆陽、修、胡瑗、蔡元定等，俱從張璪議也。

十二月臘節，以御製蜡樂詩，賜大學士張璪。

辛卯

嘉靖十年

正月 上幸大祀殿，禮畢，諭璪曰：二聖配帝之典，決不可

爲，自來只是祖配天，尋親定祈，穀祝文儀法，止奉 太祖

配，改驚蟄日行禮于圓丘，視大報少殺，著爲定典。○諭張

璪曰：朕欲自今春享奉 太祖居中，太宗而下，各居一室，

行特享禮，其三時聚于 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禘禮，

季冬中旬，擇日大禘，以德祖居中，合懿仁以下，同享于太

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 太祖當代之制，歲暮序行

于奉先殿，庶祭義或明，邪論勿惑，即會李時議上，或咨夏

言助之，璪如諭議，聞允行，乃命祠官設轡如九廟狀，舉

太祖南向，而羣廟迤遷就室，各南向，退德祖于祧殿，不預

時享。○桂萼乞歸，尋卒，贈太傅，謚文襄。

支大綸曰文襄遭際聖主當日月之際一言遇合驟致通顯偉才雄略誠有足自樹者既與張文忠以意氣相激交道不終其豪傑之故態哉

張璫御賜名孚敬字懋恭御書賜之

二月春分日行朝日禮于東郊

三月定丙辛年夏行禘禮于太廟時咸議皆請禘德祖

上不從或曰禘顓頊上亦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

主名○尚書胡世寧卒贈少保謚端敏

寧貞亮自持初犯逆藩幾陷不測嘉靖初既典大政侃侃持論其議禮是張孚敬而立朝殊與抵忤至建開留都新河及閉關以弃哈密二議尤為謀國石書

耕籍田○冊九嬪○駕幸西苑召張孚敬李時至太液池

賜酒饌珍餌○御製西苑視穀祗先蠶壇位賦手授孚敬

因命賡和以寓儆戒意後數日併裝成帙名曰咏和錄○

尚書李承勛卒遣官祭之贈少保謚康惠

按承勛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提兵南北曉暢軍務通達國體議論英發孜孜為國知無不為甚稱上意

巡按直隸御史余勉學條陳江防二事一飾武備以靖江

洋言留都所重莫過江防儀真而下巡江軍快衛不滿四

十人所不滿三十人加以月糧不給俯仰為累乞勅兵部

議處將鎮江衛原坐京操軍士量留以備江及行沿江衛

分凡巡江軍快務足百名之上月糧務以時給使其平居

則常川操練有警則互相應援一設營伍以據要害言瓜

州遠在下流、與京口對峙、東控海洋、北接淮揚、最為要害、雖有儀真守備、巡歷不及、乞勅兵部議處、量于揚州衛調撥官軍、築堡瓜州、常川守備、與儀真等聲勢相接、以備不虞、仍行彼處量造衙宇、以便往來防守、
雷譴延平悖婦

福建延平杜氏兄弟三人輪膳一母三人出耕三婦輒詬悖只囂然相勝致姑飲粥不給每欲自盡忽一日自畫中轟雷一聲祇覺電光紅紫眩目三婦皆人首而身則一牛一犬一豕觀者如睹

○賜禮部尚書李時銀圖書一夥、曰忠敏安慎、○始定西苑土穀壇、名曰帝社帝稷、

四月 上行大禘禮于太廟

五月旱 上親禱雨于殿

閏六月、雷震午門西角樓、 上御製祝文、行露、告禮、併詔

修省、○刑部主事李瑜言、劉基翊運之功、宜配享襲封、與

徐達並、願興亡繼絕、 上允其議、併詔求常遇春、李文忠、

湯和、鄧愈、後皆許傳襲、○行人司正薛侃言、祖宗分封宗

室、留新王一人司香、名守城王、乞查舊典、擇賢而親者迎

取入京、 上怒、逮問、追及主使、侃與太常卿彭澤、詹事夏

言、同年、時言數以事忤、孚敬、澤以議禮故、結驩、孚敬、謀所

以傾言者、至是侃備拷掠、言已所自為、澤乃微詞挑之、使

引言、侃瞋目曰、張少傅趣我上者、與言何與、 上釋言、出

孚敬二密疏以示羣臣，斥其伎罔，着致仕去。澤遣戍，侃爲民。

九月無逸殿、函風亭成書。周書無逸篇，御製文記之。上御函風亭，召翟鑾、李時、汪鉉同觀收穫，復諭曰：農之勞苦，見于紙上，不如親見之爲真。我聖祖嘗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果爲粒粒皆辛苦也。上命賜諸臣宴，宴畢，上御無逸殿之東室，又曰：無逸殿之作，雖以勸農，而講學亦在其中。經筵日講官，仍各進講。十月詩無逸書各一篇。

十月建欽天閣，以覆欽天記誦碑，追先閣以覆祖德詩碑。賜修撰倫以訓等恭和祖德詩及欽天記頌。○詔藉沒已故谷大用家產。

十一月，盱眙縣民何雄有二女，欲歸樂戶，不從，溺死。詔立雙貞祠祀之。○遣行人召張孚敬。

壬辰

嘉靖十一年

正月虜寇延綏，時小王子求貢市，不許，遂擁衆入寇。總制唐龍告急，上命侍郎張瓚賫銀轉餉，趣往調度。選京營兵二千，及保定兵一千，令副總兵趙鎮統以應援。已而龍疏至，爲虜乞貢市，上命相機戰守，勿因循爲目前計。虜尋以得利引去。○以獻皇所製含春堂詩傳訓三篇，御

書大篆、上所製祖德詩、敬一箴、欽天誦記、及內府書籍、賜王瓊、王憲等、

三月廷試、賜林大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南憲提督都御史陶諧、奏南憲徭役、比各處煩重、河夫、機兵、打手、富戶、力士等項、名色為多、乃編審里甲之時、復有曠丁銀兩、及供億諸費、甚為不經、乞通天下罷免各項名色、與民休息、仍令有司均徭平賦、編審之時、毋得妄有誅求、其法外作奸者、論如法、上從之、

吳瑞登曰、洪武冊籍、十年一造、官府按冊籍以定差役、脫漏戶口者、有禁、變亂版籍者、有禁、審役者、不得差貧賈富、輸役者、不得避重就輕、可謂詳盡矣、然歲久弊生、其法大壞、今當若何、所謂均徭者、可行于江南、而所謂

條鞭者、可行於江北、何也、江南縣大民衆、十年而一役、猶或可待、江北縣小民寡、即三四年而已一周矣、不行條鞭、豈能持久乎、今觀江南糧役、亡身破家、固困也、而江北雜差、頗無休息、亦困也、南憲名色多而徭役重、其雜差之故耳、近者條鞭法行、槩筭丁田、總括衆役、每夏稅秋糧、計田一畝、納銀止于二分三分、民自樂于征輸、而官不勞于督理、編審之時、更無分外誅求、官民兩獲其便、陶公南憲之憂、可無慮矣、

御史徐汝圭疏曰、延綏宜漕石州保德之粟、自黃河而上、楚粟由鄖陽、汴粟由漢中、以達於陝、宜大俟二麥將登、多方糴置、及轉糴山西山東河南三邊、則西運易州、南運鄆城、北運居庸、以為紫荊倒馬白羊等口之備、皆當招商賃車、給食于官兵、西路萬全、右衛、懷安、衛、與天城、陽和、相近、宜選補于此、以為臨期之援、東路永寧等處、則護衛宣府

二者經國之大計以有餘備不足乃得其

以爲調遣之援。北直隸八府責令召募勇敢設法練習以爲關邊遠近之援。榆林山陝遊兵各於本處分頭遙制。如此則糧有餘備。兵有餘力。一旦有警。從容調發。不至如曩時之煩擾矣。報可。○兵部侍郎潘希曾卒。贈兵部尚書。

希曾金華人。始爲給事中。忤逆瑾。廷杖削籍。瑾誅復職。提督南懃屢殄巨寇。居太常。凡六年。貳卿。且三年。不以留滯介意。有大臣風度。

六月重刊二十一史。成先是南京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刊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板。上恐擾民。命將監十七史舊板。攷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原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至是刊成。

七月黃河決魚臺。河道都御史戴時宗欲弃魚臺爲受水之渠。因而導之。使入昭陽湖。道新開河。出留城。金溝境山等處。乃易爲力。詔廷臣會議。

九月科臣魏良弼引古書上言。彗星辰見東方。是君臣爭明。彗孛入井。奸臣在側。張孚敬竊權驕橫。妖星示敵。實惟所召。孚敬疏。羅秦鰲復劾孚敬。強辨飾奸。媚疾愈甚。乞亟罷黜。以回天意。上曰。秦鰲言出忠謹。令孚敬自陳。准致仕。○侍讀學士吳惠郭維藩進講。惠請省費罷役。維藩請務敦厚博大之體。上令條例以聞。時戶書邊貢卒。

貢歷城人。工於詩。與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力追古作。一變至雅。能文士爭向慕之。

上召見輔臣李時等于文華西室。諭以星變修省之意。時條三事。一曰務安靜。言宜勅羣僚遵奉舊章。各安職守。勿過論以爲高。勿趨利以競進。二曰惜人才。言臣工觸冒刑章者。或出于朴忠。發于狂直。或昧于變通。失于過誤。乞勅吏部。非坐贓濫者。稍加甄別。三曰慎刑獄。言近日刑官深刻自明。鍛鍊求合。事本不大。而重參兩請。事實無干。而羅織逮繫。乞勅法司痛革前弊。苛刻者奏請除名。淹滯者考覈降調。上令從寔舉行。

十月編修楊名上修省疏。言汪鉉小人之尤。郭勛奸回之

意而由之
切直故櫻
辨焉

艱只

性。而陛下用之。是偏于喜也。言官終于廢棄。是偏於怒也。且工作不可屢興。禱祀不可累舉。上怒收繫械訊鉉具疏。謂名與廷和同里。思爲報復。上益怒。命究主使名。類死無所指。兵部侍郎黃宗明疏。掇上以宗明即主使之尤者。併鞠之。楊名戍邊。宗明調外任。御史馮恩疏曰。張孚敬之奸久露。汪鉉方獻夫之奸不測。陛下去張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本之彗也。鉉腹心之彗也。獻夫門庭之彗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帝怒。逮繫即訊。

時鉉恨恩甚。欲即殺之。孚敬曰。不可。此子立名非真。即殺之。吾儕任其咎。而遂成孺子之名。姑縱之。久當自敗。

耳遂得長繫待讞及朝審汪鉉以太宰東向坐恩故向
 關跪鉉令番卒拽之西向乃僵立曰汝能殺我乎死且
 為厲鬼殺汝鉉曰吾且殺汝俟為厲未晚也且而自謂
 氣節平獄中受諸髀遺何節也恩曰患難相恤義固當
 爾且獄中死囚豈有官爵鬻人而婪其貨乎汝又集金
 擢都憲某玉璫起廢罪可擢髮數耶鎔起欲以手批之
 為同僚所格遂書曰情真應決王邦相曰不可我朝一
 百六十二年不殺言官吾儕安得作俑帝微聞此語
 是歲遂免行刑其母吳氏擊登聞鼓聲冤子行可請以
 身代皆不報甲午冬行可于長安街刺血書疏自縛闕
 下通政陳經見而憐之為引奏帝動容曰忠
 孝乃出一家耶其貴之遂得減死戊雷州

工作亦云
 頌興矣

十一月四川巡撫宋滄獻白兔汪鉉等各獻詩章○清馥
 殿翠芳亭錦芳亭寶月亭工成
 癸巳 嘉靖十二年

正月河南巡撫吳山獻白鹿夏言請告廟許之

三月視太學○初開經筵○夏言上所撰述四郊禮儀

上褒美賜以金幣○御彝倫堂祭酒林文俊講虞書益稷

篇司業馬汝驥講易頤卦賜坐講畢諭諸生曰治平之道

備在六經諸生宜講求力行以資治化○侍講廖道南獻

聖主臨雍崇教頌優詔褒答之

四月應天巡撫陳軾獻白兔 時白鹿鵲兔疊至重出

詔示天下勿來獻汪鉉作詩美 上謙冲之德褒答之○

總兵張輓奉勅統兵赴薊鎮勦寇奏言薊州一鎮分為四

派雖其根本藩籬而密雲一路切近黃花鎮渤海所天壽

山諸陵外薄虜巢距京師一日而近實為要害而本鎮地

正以古道
 斯士有不
 當勉以企
 人者非人
 也

廣兵少不敷戰守其潮河川古北口乃殘元歸路廣可千騎方行尤當加備近者三衛乘隙竊發道路益闢萬一勾煽北虜擁衆深入即徵調人馬難于策應願及今預飭防禦謹條便宜六事一補缺伍二選丁壯三增墩臺四嚴哨探五併村落六挖穿坑從之。上御南城環碧殿閱馬馬有玉麟飛白玉訓碧玉驕照夜壁銀河練瑤池駿飛雲白凡七召輔臣孚敬時獻夫俟重華殿已而令入環碧賜茗共閱馬。命至嘉樂館觀花。乘玉麟飛至重華殿進孚敬等于左室賜酒。上製古樂府七言律各二章示孚敬等命各和以獻。

八月賜夏言御書秩宗二字。○召原任兵侍郎黃宗明爲禮部右侍郎時侍郎缺吏部推者。上皆不用宗明前以論救編修揚名出爲福建參政至是特旨召用之。○都御史王廷相。上御史條例六事。一曰御史職在除奸革弊。今天下官邪民玩甚矣而御史出巡祇作威福以聳觀聽。罔事咨詢以察下情。自今按部但有奸弊發覺即置之法以肅風紀。一曰御史職在伸冤理枉。今權門利害如響富室財賄通神。鈍口奪于佞詞。人命輕於酷吏。自今務虛心推鞠。但有冤獄弗拘成案。即與辯明。一曰御史職在激濁揚清。近所奏薦不問人品第取趨承。至於論劾類以一二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九
質訥少文者塞責其奸貪蠹耗反以私意掩之自今宜覈實考察舉刺必合公議。一曰御史所奏勘合公文類皆重大事情及官民冤狀其漫無才智者悉廢閣不省而利巧偏私者每遇事干利害即推避稽留以致竟無歸結自今須一一勘明銷繳其最後二月付之代者勘報。一曰御史責在清修簡靜邇者按部所出導從如雲而又多挾屬吏供億不貲自今宜省約騎從禁止迎送屬吏亦毋越境參謁以爲民擾。一曰撫按責在協和共襄王事邇者動以小忿遂致構嫌多以按臣不遜致之自今按臣之於撫臣無論僉副必側坐後班以正體統其有不遜如故者以違憲

論。上嘉納之。

皇第一子生詔寬恤天下

九月張孚敬攝都察院申明御史糾彈諸司而御史不法亦聽按察司糾彈臺諫不得挾私報復。上曰此祖制也。令通諭行之。

十月復楊一清官。○大同兵變總制張瓚撫定之。

時虜自秋渡河往大同塞外瓚議于天城左浚濠四十里以遏虜騎而捶楚甚急役卒王保等倡亂從者七十人共殺瓚巡撫潘倣疏鎮官苛刻激兵悉變請置勿問。總督劉源清請討之。本兵王憲議討渠魁寬脅從降璽書責總制巡撫相機勦撫倣乃計擒首惡若干人時源清駐陽和。下榜曰五堡之變朝廷太寬今復戍主帥天討必誅於是五堡遺孽皆懼洵洵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師不臨城致有人言我當身討之乃率甲士三千

入捕而所捕乃皆捕賊者，因故誣之耳。倣乃更捕入十人，既夕，諸卒拒不納。源清乃督兵入，先遣僉事孫允中諭令釋兵以迎。城中訛言兵來屠城，更據城叛。允中又擒二十人，餘稍解散。黎明，源清斬關大殺，五堡遺孽俱亂。少頃，郅永兵至，亂兵迎敵，殺死參將一人。倣馳往諭，應曰：城外尸塞道矣，尚給我耶？時本兵欲大發兵勦之，乃以江桓總兵樊繼祖巡撫。既至，繼祖請假金牌入城諭之。蓋慮其北連虜謀也。源清乃言宗室諸官悉以從賊。本兵議通攻之。源清令郎中李文芝主事楚書穴城，水灌之。城守益堅，復潛出誘虜入寇，以脅我師。郅永禦之不利，諸卒鼓譟應虜，引酋入城，指代府為醜。虜留精騎犄角我師，而分掠應朔諸州。諸將取炭，夏言曰：叛卒謀殺主帥，法不可縱。然特數人耳，郅永、源清貪功嗜殺，妄傳屠城，以致劫囚通虜。大同北門要地，祖宗所遺，必欲城破人滅。縱使成功，何由興復？今罪黜二人，別遣大臣備虜，密擒渠魁。源清乞休，乃以張瓚代為總制。瓚至，下令毋攻城。城卒登陴，懇曰：吾等非殺主帥者，畏死自保耳。瓚令楚書入諭，用兵非朝廷意，速獻首惡免死。是夜，即斬倡亂三十人，級獻軍門。繼祖乃入，駐節撫諭。張濟、瓚馳至，退兵二舍外。將士以次上謁，厥明御史蘇佑

亦至會城中。大定虜聞之，引去。事聞，源清削籍，永降級立功。潘倣、孫允中、原職致仕。張瓚、樊繼祖、楚書等賞賚有差。

慈壽皇太后弟張鶴齡延齡有罪，延齡以不法論死。鶴齡革爵。

十二月冊封諸王。○虜犯寧夏，總兵王效副總兵梁震擊敗之，斬首百四十有奇。

按是年虜酋吉囊襲西海虜酋卜兒孩，并其土地，部落勢益強。于河西駐牧，患乃在建寧肘腋間矣。

甲午 嘉靖十三年

正月廢皇后張氏冊德妃方氏為皇后。○總理河道副都御史朱裳會工部郎中鄭秉聰、楊廷偉言孫家渡渦河口

二支俱出懷遠縣會淮流至鳳陽縣經皇陵及壽春
 王陵至泗州經祖陵夫皇陵高去河遠無可慮者而
 祖陵東至南三面距河壽春王陵尤為迫近屢有滄沒
 今宜于祖陵築土隄以遏汎濫壽春王陵砌石岸以
 預防衝決上下令部覆議

二月祀太學釋奠先師進諸生橫經布講學官賜帛有差

四月詔理廣平獄

時巡按李新芳按廣平門卒發礮新芳驚悸謂知府李騰霄謀殺之飛檄徵兵購擒騰霄遂收經歷吳尚質榜掠備至令吐騰霄叛狀不從捶之死復收知縣周謐下獄檄推官楊經鞠之經承旨誣謐謀殺部使律斬遂以
上聞又遺書巡撫周金共濟金不從騰霄周謐亦各訴稱帝命新芳回籍而收楊經訊之周金巡廣東土民

遮訴謐枉經懼匿芳署芳携經走周金劾芳舉措乖違構釁妄報下都察院議

科臣董懷理言國初軍餉倚辦屯鹽今屯田不興其弊有四胡馬克斥疆場戒嚴時不能耕也牛種不給力不能耕也丁壯亡徙人無以耕也套為虜有虜居內田居外勢不敢耕也官屯者按籍征賦非扣減月糧則照丁賠補請令各邊募軍給事中會同撫按親歷相度或創衛所或增墻垣其屯丁或因土著或募新軍或徙附近給以牛種待開墾成熟然後收租安邊足用無踰于此鹽法大壞其難有六開中不得米價騰貴召糴難也勢豪大家利權專擅報中難也官司科罰吏胥侵索輸納難也定價太昂利不償

四弊六難情形了了
 國朝論鹽屯者頗多
 若商明切
 此為第

他不一
 雷乎

本取贏難也。下場挨掣。動以數年。守支難也。私鹽四出。官鹽雍滯。市易難也。司鹽者因設餘鹽以佐之。餘鹽利厚。商固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何益軍需。故欲通鹽法。須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多減正價。正價減則私鹽自息。私鹽息則正鹽自行。正鹽價輕。既利于商。餘鹽收盡。又利于竈。兩利而國課克矣。命核報。

五月內苑先蠶壇繭成。進絲。○幸南內。御重華殿。召張孚敬。李時入見。以黃紙御書宣宗輿地圖詩一章。白紙御書恭和輿地圖詩一章以示。○南京戶部尚書許誥卒。謚莊敏。

誥。靈寶人。即前冢宰進之子。博學能文。所著有通鑑前編。圖書管身諸書。傳于世。

六月南京太廟災。○建皇史宬于重華殿西。貯九朝寶訓及寶錄。

八月御史李禛奏曰。江北之軍。有京操而無漕運。江南之軍。有漕運而無京操。獨鳳陽軍衛。且運且操。勞苦為甚。且陵寢高墻。皆在其地。見在巡守者。僅二千耳。卒然有警。誰與禦之。請遣鳳陽八衛京操三分之一。以備緩急。報可。

十月。上在南郊齋宮。自製大報歌一章。出示大學士張孚敬等。命和贊佐戒進之辭。以進留覽。○治郭麒麟奸許之罪。

子至理

先是內官童源告故太監張永弟容不法并討永墳建
 造違制及礙皇城龍脉詔下所司勘報永墳與風水
 無碍第後大越制詔損減如式事竣久矣至是容奴
 郭祿為所逐思有以傾之乃祖源故智誣稱永墳犯龍
 脉容不行遷改去歲又將妻陳氏竊葬窀穸致哀冲太
 子不永令其子郭麒陳牒錦衣衛帶俸指揮閻紀為之
 轉奏紀麗妃閻氏父也上謂輔臣曰此疏甚無謂人
 命定自天矧積後人福則在其祖父之德顧朕不逮
 皇祖皇考深仁厚澤耳誠如紀言則舉皆可以如是也
 有是理耶朝臣張孚敬等因奏近年無籍小人競為浮
 辭嚇詐人財錦衣雖見任官無受詞訟例紀係帶俸乃
 受郭麒告詞為之轉奏其為郭麒主使甚明此風若漸
 長未免有傷皇上平明之治請嚴治之得旨郭麒
 挾詐害人主使閻紀瀆奏其令法司逮訊重問報紀貸
 之祿計窮乃復其奏許永如紀奏且誣其與親王交通
 令妻陳氏衣男子服懷疏闡入午門前為麒聲冤詔鎮
 撫司執付法司如前旨從重擬報法司乃論祿麒及
 諸朋謀奸首俱發邊衛克軍詔如擬初郭勛以張永故
 有憾于楊一清乃乘霍韜劾奏一清使永奴朱繼宗告
 容為私犯語流禁中容于一清俱得罪繼宗有不問自

是告許遂熾至此容凡三被奴告矣而初聞眾惴惴懼
 與大獄賴上聖明察其誕置諸奸重典中外大悅而
 告許風少衰

建九五齋精一堂為祭祀齋居之所命孚敬于東室繪敬
 一。二。字。及。誠。意。正。心。四。字。西。取。漢。文。帝。止。輦。受。諫。唐。太。宗
 納。魏。徵。十。思。疏。為。圖。于。是。孚。敬。等。恭。詣。恭。默。室。瞻。龍。馬。神
 龜。丹。鳳。三。圖。復。謨。賜。觀。文。華。殿。頌。及。詩。以。進。優。詔。答。之。○
 侍。讀。廖。道。南。進。九。五。齋。恭。默。室。頌。因。請。御。製。詩。文。增。入。廟
 典。從。之。

十一月田州巡檢盧蘇殺其主岑邦相

按盧蘇於興復功益肆專橫漸與邦相隙陰令黨刺之
 不克邦相糾黨伐蘇敗還蘇乃攻邦相殺之都御史陶

諸言那相病死無後立其子芝猛仲子那佐爭立亂作
事聞下督府及蔡經代撫亦曰兩江苦兵革久矣那相
逐毋虐下蘇為衆殺怨耳其勿問官之如故諸上官拊
膺歎曰殺人不罪弒主無刑吾輩首足腎腸皆懸于僕
妾矣

乙未 嘉靖十四年

正月瑞雪降夏言進時玉賦○改建世廟于太廟左方○

莊肅皇后崩武宗后也○夏言請定七廟曰復古廟制太廟南

向太宗特建文祖世室為百世不遷以下昭穆各三廟

帝從之曰郊祀數歲矣廟制未成尊祖敬宗之道謂何其

速建之

三月禮部請太行莊肅皇后謚孚敬以為宜用二字四字

夏言李時以為太少王廷相以莊肅武宗似應一體霍韜

謂累朝事體在所當遵上不悅遂用六字孝靜莊肅惠

安 皇后

吳瑞登曰武宗在御十有五年而莊肅皇后與之母儀
天下今其崩也遵累朝之例為一體之規如王廷相霍
韜所議是矣即如孚敬繼統不繼嗣則大統皇后獨可
議減乎二字四字六字俱在皇后之上字可減則皇后
亦當別乎孚敬知逢世廟而忘武宗似不可以為訓也
世宗他日之言曰即用十二字何害乃至與禮部爭辨
則世宗固已心非之矣

廷試進士 閱卷定名賜韓應龍等三百二十五人

及第出身有差 上日講畢召輔臣張孚敬李時見于文

華殿西室因言今年選庶吉士只用一人教習時曰此須

重有德行者，不必專重文學。上曰：有德行者，方可爲人師。範文章是末藝耳。時因薦學士蔡昂。上問前顧鼎臣教習如何。曰：老成停當。上復言六部也。須得人而吏部都察院尤爲緊要。因博議諸臣，謂王廷相好，梁材甚正，聶賢猶健，秦金覺已衰矣。復言汪鉉事無定見。昨考察未免虧人。孚敬曰：鉉近在部時，與霍紹爭辯。上曰：鉉終達事。宜若韜作尚書部事，須盡壞耳。時因請舉先朝午朝之典。上曰：先朝仍有晚朝之儀。孚敬曰：午朝驟難復，不若時常宣召大臣于文華殿質問政事。時曰：不但質問政事，亦可知人賢否。皇上天資英明，臣下有一言欺蔽，無不覺者。

臣等亦在側侍班。上曰：也着科道官侍候。廷試後舉行祀天重器成，召輔臣同赴重華殿瞻看，命各爲賦以紀之。曰：奉制紀樂賦。上親灑宸翰作紀樂同述詩一章。序一篇。鉉請命名刊布。上欽定爲御作詩。

四月孚敬以疾乞休。上遣中官賞藥及手札諭之曰：古有剪髮療大臣疾者。朕合藥數味，自飲輒效。茲賜卿一服，以此得愈，庶慰朕懷。孚敬奏謝，遣行人勅送歸里。月廩輿臺存問有加。

七月貴州諸生附試雲南，道里艱阻，禮科田秋請就本省開科。定解額雲南四十人，貴州二十五人。○初設太倉鎮

恩遇之隆
始終莫敢
望其匹也

海二衛

弘治十年正月始設太倉州首領崇明一縣正德七年七月又設兵備副使一員駐劄太倉以備防禦既而裁革嘉靖三年屢請復設未果今議太倉崇明江陰通泰沿海居民視海洋為莊衢據沙州為巢穴往往招集亡命聚集兇奸與販私鹽流劫商賈而其海洋駕使則來如鬼魅去如風雨及至官軍知而捕捉則已得利而歸動經千里莫曉踪跡若非覺察於巢穴之所計處於根抵之近則大奸巨滑倏去倏來者誠為不可必得復設兵備副使一員專在太倉駐劄行事

九月遼東兵變

按遼東諸衛所每軍一以餘丁三供之每馬一給牧田五十畝其來久矣巡撫呂經檄行清革每軍給餘丁一餘悉編入從冊追牧馬田召佃徵輸由是眾怨之會經巡視遼陽檄將吏並城築圍墻及臺將吏希經意督役嚴急諸軍遂大噪羣擁請經丐罷工及免馬日租都指揮劉尚德以中軍為經信用時適在傍叱眾退不應經

怒告者將笞之眾益鬪爭起毆尚德及指揮李鉞經倉皇踰垣走匿苑馬寺幽室中眾軍遂取從役藉焚之鳴鍾鼓糾眾毆途人授之械刃盡閉諸城門出故遊擊將軍高大恩於獄欲擁以為王尋圍苑馬寺按得經天裂其衣冠執付都司王傑於是總兵劉淮以狀聞兵部請令巡按御史會同總兵官從實查勘先令副總兵李鑑入城宣布恩威令眾軍悔罪守法各歸營伍毋得稔禍怙終官田仍令照舊管業尚德革職監候听勘經蒞政多苛偷生畏縮宜取回別用詔俱如擬時巡按御史曾銑按部金復聞變已行副總兵李鑑揭榜撫安凡經所措置為眾不便者悉罷之於是亂軍稍稍就約束城門始開高大恩自投於獄銑遂按遼陽分部將士令操守巡警如故乃參奏尚德等逢迎經失撫字狀而為軍士乞原疏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言往年大同逆軍戕害主將罪在不宥撫臣輒為請赦蓋一時偷生之計猶可說也今軍士未有反叛之迹而乃罪尚德以激變事情法律兩不相合且首惡未及正罪而各官參論大小不遺是豈法理之正詔下兵部再議以聞兵部終以銑言為是請即懸榜省諭其開端誼譁者不過數人聽巡按御史查實逮問上從部議尋陞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韓邦奇為副都御史代經，經既得報，還入廣寧治裝。中軍都指揮袁璘者，素諂事經，擬扣諸軍月糧。璘價為飾裝具，悍卒於蠻兒等，徂遼陽前事。復鼓眾倡亂，出獄囚囚中有張孝兒者，先以積惡為經摘發，因恨經，遂率眾持挺，搥院門而入，執經數之，曰：非爾汰我，餘丁徵徭役銀耶？非爾奪我牧馬田耶？而復能虐使我築墻種樹耶？毀膚拔髮裸而置之獄，取娼婦一人同桎梏之。據守五門，復入院聚諸公牒，并經私篋縱火，蒸之，延燒公署。及儒學東廡，一時俱燼。遂破庫劫旗纛，分其黨為四部。鳴鍾鼓，竟日夜，明日驅經及璘囚首揭標，環遊五門間。孝兒且行，批其頰，窘辱備至。隨復繫之獄。脅管糧郎中李欽、吳索、經所減艸價及冬衣布花田額，且要給賑濟費帑銀幾萬兩。復脅鎮守太監王純、總兵劉淮等各疏言璘阿經激變，請逮京問，而乞遣故總兵郤永侍郎周述赴遼撫鎮。於是禮部侍郎黃宗明言：前者遼陽之變，固生于有激，今重賦苦役，皆已改正，囂然而起，誰復激之？此于法不宜復寬貸。部覆得旨，竟從純等請遣官校逮經璘及各官有罪者。下按臣逮問，止邦奇母行。以山西巡撫都御史任洛巡撫遼東，而以邦奇代洛。兵部尋請遣大臣往勘，上命工部左侍郎林庭楫兼僉都

御史以行，是時撫順城備禦指揮劉雄亦為其部卒。王經等所囚，雄以搥尅歛怨。經等夜擁眾入其室，盡掠其囊篋，執雄與其子勳，連頸反縛之，置諸空館。門城門鳴鍾鼓，一如廣寧，而官校逮呂經者至。廣寧諸軍疑詐為天使謀脫經也，復譟亂擁經及官校置諸獄。總鎮官諭以禍福，乃出官校。越二日，乃出經付官校行，銑具以其事聞。然官校被繫事，疏中未之及也。詔行庭楫并勘訪捕大理寺右寺丞林希元言往者大同之變，朝廷過為姑息，故諸悍卒咸有輕侮心。一有觸發，則攘臂而起，其勢固然。夫都御史天子重臣，庸隸下卒，敢執縛囚辱之，是無朝廷也。近聞差去官校，亦被囚繫，狂悖視大同尤甚。本兵大臣乃因循不振，致叛卒益驕。朝廷威令益削，此不忠之大者也。疏入，上責希元妄言奏擾官校，既被囚繫，守臣何以隱匿不言？令錦衣衛驗狀。已錦衣衛指揮王佐等亦諱言之。上遂怒希元，狂率欺罔，着降外任。遼陽叛卒趙勦兒等聞庭楫將至，乃請廣寧與蠻兒合，密結死罪囚王杲、劉向上於獄，為流言脅誘城中人，為逆謀。益急銑密刺二城及撫順，所首惡名潛授方略於副總兵李鑑，備禦韓承恩等。尅期擒捕，於是剿兒等四人，蠻兒等十三人，王純等七人，同日被獲。銑以

事聞且言逆軍無忌自弃生成始因激而倡亂雖無素謀終負罪而逞兇漸成不軌夫法不可假情不可縱上有假借之法則下多恣肆之情往陝西兵變未幾而大同效尤說者曰大同之變所以處陝西之變者啟之也大同殺參將殺巡撫未幾而又殺總兵說者曰李瑾之變所以處張文錦者啟之也蓋惠竭矣而威或不伸威行矣而法或未盡蠢爾小醜習於耳目又何忌焉今宜勅欽遣大臣案覈其事據兇逆之原情盡律例之本法至於應參將領等官悉從重究庶能以正國法肅人心矣得肯首惡既擒不必查勘庭檄取回其餘未盡事情只令巡按御史勘明具奏銑等勘上詔剿兒蠻兒王經等俱坐斬即時處決梟示尚德麟承成極邊革去世襲維成邊衛經革賊閒任欽吳令歸別用銑待有京缺陞用諸擒賊人員各查奏陞賞

罷吏部尚書汪鉉下給事中薛宗鎧御史曹遠獄詔拷訊降給事中孫應奎御史曾狝等各一級調外任用先是宗鎧應奎交章論鉉奸邪誤國鉉上章自理上慰留之召

費宏李時論曰鉉九卿之長被論如此何顏立朝且又不肯自陳如國體何二臣遂以上意諷鉉鉉始引疾賜還乃出狝等疏責諸臣

十月禮部尚書汪若水奉命祭告祖陵因獻祖陵頌十章錄平遼陽廣寧功陞曾銑為大理寺丞

十二月延津民李拱臣以女入侍○河南巡撫簡霄上言田既丈量則貧民有糧無地者得以免○河道都御史劉天和條議治河事宜

泗州祖陵欲築堤圍繞恐陵前湖河之水又將遏抑北侵乞命欽天監官相度定議取自聖裁一壽春王園寢請于四面各百餘丈外坯築土堤砌以石基但地脉或有所妨而石料不能猝辨近年黃河入運道僅

利濟思臺南至徐沛二百里白魚臺北至濟寧臨清五百里間俱賴汶水渚泉泉利宜大加疏濬俾諸水悉入漕河一南旺周遭湖隄已築成百餘里舊議砌石以禦橫流今黃河南徙汶泉水漸枯堤已高厚毋容更議一淮安清河口板開迤西漸淺河道併工疏濬築爲隄岸一新庄清江等閘如濟寧閘例以時啓閉一舊議祥符之盤石口蘭陰之銅瓦廂考城之蔡家口各築月隄竊議黃河當防者惟非岸爲重當擇其去河最遠之大隄及去河稍遠之中隄各一道修補接築使北岸七八百里間聯絡高厚則前勘應築各隄舉在其中可省勞費工部覆其議爲當上從之天和尋以河工完改兵部而祖陵建閘築隄砌橋則都御史王果張景魏有本先後董其事三十二年告成

丙申

嘉靖十五年

正月初鑄審錄關防十五夥給恤刑官○詔復彭澤官秩優加卹典○三邊總制唐龍請勅甘肅守臣積芻糧閱兵

馬立重賞募勇敢令人分番海上密探進兵之路與住牧之所戒諭屬吏勿與通謀構之爲間諜布之爲聲援何虜間隙爲兵進止則河西腹心之疾可已從之○廖道南言九廟肇成謹謨禋頌上獻命付史館

三月 上駐天壽山行殿召郭勛夏言諭曰適過沙河一帶居民鮮少田地荒落 皇陵在此要人守護卿等如何處之時曰管丘濬曾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爲南昌平爲北分薊州保定爲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以護京師今若于昌平添設一總兵南護京師北護陵寢增設軍馬自然軍民稠密 上令勘議以聞

四月 上謁七陵還遣成國公朱鳳祭孝陵英國公張溶祭顯陵○行大禘禮 上親詣長陵獻陵景陵閱視語郭勛等曰景陵規制獨小又多損壞其於我 宣宗皇帝功德之大殊為弗稱當重建宮殿增崇基構以隆追報

吳瑞登曰宣宗在位真守成令主也優禮大臣撫綏黎庶其文辭之工則潤飾典章繪藻詩賦其威武之奮則廓清點虜擒服兇殘漢之宣帝唐之宣宗有不能彷彿其萬一者而陵寢獨不稱其功德是必生時于營建等務愛惜財力如文帝治霸陵令用瓦器之類故若此其卑狹而且易于損壞耳此正見其為仁聖也然在 宣帝自為則可至後王追報之意則猶歉然自以為不稱者我 世宗重建而增崇之表揚功烈益孝思懇至矣

癸丑 駕還京○詔求紅黃玉以禮神○端陽節晏百官奉天殿賜勛時言艾扇牙扇等物頃之上遊龍舟命勛等

各登舟給酒饌復賜晏無逸殿○除禁中佛殿建慈慶慈寧宮併燬大善殿金範佛像

六月御史余光上所撰二京賦詔付史館

八月總制陝西右副都御史劉天和疏陳戰守便宜以圖禦虜實効

疏言中國長技輕車疆弩是已而據險設備之要修邊

牆據水頭是已蓋從來論步不勝騎騎不勝車 國家所造火器兵車其制度多寡不一惟前任總制秦佐改

造隻輪小車 孝宗嘉獎取名全勝車今幸存破損入輒略規制宜倣製造可擺列邊牆以遏虜入據扼險要

要以邀虜歸諸邊佛朗機流星砲一窩蜂砲品字鏡銅鐵神鎗見貯甚少不足用近見陝西省城樓貯有神

臂弩可及三百步宜倣漢耿恭之法箭鏃開四尖又傳以河南高縣射虎箭藥人馬中之無不立斃更修築邊牆挑挖壕塹以防虜入與武營南有鉄柱泉方可百步

虜入及歸必至此飲馬數日此泉舊有小堡請增築高
大包泉其中令兵據守使虜數百里無飲馬之地則其
勢自不能
深入從之

九月改悼靈皇后謚曰孝潔遷主于奉先殿西室○帝如
天壽山遷孝肅皇太后神主于裕陵孝穆皇太后孝惠太
皇太后神主于茂陵各享殿夏言李時扈從還告祖考於
內殿

十月戊子皇次子生越五日 上御門受朝賀○議征安
南○冬至節 上大祀天于園丘

閏十二月作聖濟殿祭先醫○七廟成詔曰朕惟王者之
政莫不以祀典為先故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祀尤重

焉夫郊所以祀天廟所以祀先其道一而已矣未有不相
關者也朕以冲愚宗未仰叨上帝下簡禋嗣天位君臨四
方思典禮之重大者祀為首焉每念于茲切與長慨奈何
經傳所傳亦多襍亂聖賢不獲接緒聖經殘破莫修是以
郊祀襲合祭于屋下之文廟祭沿異室同堂之制褻瀆之
甚謂比同牢功德不別 太祖莫尊朕乃不暇他顧祇聞
于皇天默卜于皇祖親簡忠賢與之同力首建園丘方澤
以祀天地明陰陽之位而不可混褻續創昭穆羣廟以祀
祖宗彰 太祖為當專尊之主復作 太宗廟于羣廟之
外表祖宗功德之不遷以饗百世之祀更 皇考廟曰獻

皇帝廟別擇吉區以避渠道大工悉成遂定五歲大舉禘祭之禮于太廟以祀皇初祖而奉太祖配焉每特饗祖宗以立春于本廟夏秋冬皆合饗于太廟循時禘之典李冬仍修大禘禮于太廟皇考止修四時之祀以避豐禩之嫌奉安既成將覃恤典由是先致孝于慈闈庶伸誠于璇闕恭上兩宮徽號曰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章聖慈仁康靜貞吉皇太后慶禮既備推爰宜頒

皇明從信錄卷之二十九 終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

秀水 沈國元訂

丁酉 嘉靖十六年

正月癸卯皇三子生是為穆宗莊皇帝○徽王焯得白

兔撰頌以獻禮部尚書言當獻九廟兩宮以承靈貺仍聽羣臣上表稱賀上不許○進武定侯郭英配享太廟

按嘉靖十年間刑部郎中李瑜議進誠意伯劉基侑祀高廟位次六王至是武定侯郭勛欲進其立功之祖英於太廟乃倣三國志俗說及水滸傳為國朝英烈記言生擒士誠射死友諒皆英之功傳說宮禁動人聽聞已乃疏乞祀英廟廡又言英本開國功臣卒于永樂年間以故不廟祀而不知太祖定廟祀時固兼生死而論定矣時下廷議皆謂不可戶部侍郎唐肅疏爭言廟祀諸臣位次上下且不可易况有無之額敢輒增損乎勛

言往年進基耐享以文臣故舉朝翕然順從臣祖英武臣乃紛然阻忌上是勛言進英祀

駕發京師視金山建造行宮

三月命塞天壽山東西通黃花鎮路口

四月車駕還京

五月雷震謹身殿鴟吻○科臣胡汝霖劾嚴嵩穢行既彰

招致論列不宜具奏自明得旨今後大臣被論宜自省愆

不得強辨

七月科臣田濡陳弭災三事請賜矜宥馬錄楊慎王元正

劉濟豐熙邵經邦呂經馮恩等八人不允

八月雲南巡撫汪文盛與黔國沐朝輔重募南夷刁鮮為

詞察獲其謀者阮景等八名偽印一方大誥一通奏聞

上曰登庸篡立偽作大誥罪在不赦提兵討之刁鮮等授

以官爵○禮部主事許論上九邊論九邊圖留覽

九月嚴嵩夏言劾應天試錄策問郊祀語含譏訕而同考

何不檢點至此官不書名大不敬又摘廣東錄語多不經命逮繫典試江

汝璧歐陽衢廣東巡按余光俱詔獄餘官所在即訊貢士

不得應試南宮

十月南京禮部尚書顧清卒謚文僖

清先為編修守正不阿瑾惡之落職瑾敗復官

戊戌嘉靖十七年

皇朝通志卷三十一
正月帝祈穀于大祀廟。○禮部請正文體，禁引用莊列不經語，詔可。

二月帝如天壽山祀陵。

三月廷試，賜茅瓚等三百二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四月景雲見，請賀。上許之。禮官嚴嵩等各爲景雲賦。又

大禮告成，作頌以獻。

上令付史館。

○大旱，

帝躬禱雨。

御製祝文藝之。

不應，復于宮中默禱。大雨沾足，羣臣表賀。

六月通州同知豐坊請建明堂加尊。

皇考獻皇帝廟號。

稱宗以配上帝，嚴嵩等言秋享之禮，國典有缺，委宜舉行。

若以功德論，則宜文皇；以親論，則宜皇考。至于稱宗之議，

恐有未宜，不敢妄議。

上謂皇考稱宗，不爲過情。嵩乃言

考秋享成物之旨，嚴父配天之文。皇考配享，允合周道。

上嘉納之。戶部侍郎唐胄疏諫，黜爲民。

八月虜酋吉囊犯河西，劉天和率所部禦之，斬首八十餘。

級。陞和兵部尚書，總制如故。

九月上諭禮部曰：皇祖肇造區宇，太宗中定艱難，宜同稱

祖號。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身，宜薦宗稱。于是尊文皇

帝爲成祖，皇帝爲獻皇帝，爲睿宗，配上帝。詔示天下。○辛巳

奉睿宗神主祔太廟。○上詣山陵行秋祀禮。

十一月上詣南郊，恭上皇天上帝冊表，太祖聖號。高后慈

謚布告天下。○科臣顧存仁上五事，一廣曠蕩之恩，二崇安靜之吏，三重撫按之責，四精考察之政，五抑邪佞之風。上以仁援議禮謫戍諸臣，令廷杖，編籍邊氓。○山西巡按何贊進勦套虜之策，一曰計以破之，欲使西北諸鎮各出遊奇諸兵，分爲數隊，領以驍將，數往侵擾，使其分救不暇，伺其北寇宜大，則陝西三邊乘其虛以直搗之。西寇全陝，則宣大二鎮躡其後而窮追之。又募死士以斫其營，用間謀以離其黨。二曰勢以走之，欲于邊境多置墩臺，斥候，盛陳輜重，強弩烽火相接，刁斗相聞，耀兵牧馬，不却不前，示之以欲戰之形。而又時下詔旨督勵將領，量頒恤賞，振作師徒，待其兵欲解散，勢有可乘，諸鎮各以大兵臨之，草薶禽獮，使其隻輪不返，然其要又在於久任撫臣，以責成效。興復屯法，以裕邊儲。疏下兵部，請令本鎮守臣勘議。上以其事無可勘，報罷。

十二月癸卯，章聖皇太后崩，壬子，駕發京師，詣山陵。大峪山躬往相視，天顏悽愴，號慟。諸臣莫不感慨。

己亥

嘉靖十八年

正月，勅諭禮部以皇考顯陵，建造狹隘，欲躬詣與大臣周閱，卜兆，重建玄宮。擇二月十五啓行。○冊立元子爲皇太子，第二子爲裕王，第三子爲景王。○啓蟄節，將行祈穀禮。

上命改行于玄極寶殿禮部尚書嚴嵩因請配以皇考
 上難之自此遂不奉配○以方士陶典真為神霄保國宣
 教高士典真即仲文師事致一真人邵元節時元節病不
 能從乃薦典真 上命吏禮二部給誥印仍許携其家于
 官○張孚敬卒贈太師祭葬廕子有加 上親按謚法以
 危身奉上謚文忠蓋特眷云

許文簡曰孚敬天性孝友氣度朗豁博極羣書奇偉迥
 特非時俗膚淺所能揆測及當事蒞政執法以往剛嶮
 不回遭遇 聖明建明大禮乃知殷宗思治
 夢帝賚傳周宣中興嶽降生申有由然也
 鄭端簡曰孚敬晚年發憤抗朝議受知 聖明得柄用
 攬才俊謝苞苴孤立行一意元侯中貴戰戰斂束要亦
 有以服
 其心矣

真人邵元節卒贈少師謚文康榮靜

王世貞曰方士之有謚也自 世宗始也謚而四字淫
 矣而使方士得之則益淫也或云初死時內閣擬二謚
 御批俱
 用耳

尚書許瓚等各疏請止南幸不允王廷相特疏諫詞甚懇
 至 上第以有旨答之○命皇太子監國以宣城伯衛諱
 等大學士顧鼎臣張瓚等協守○乙卯駕發京師

三月丁卯夜半行宮火延及御寢 帝遑遽莫知所避錦
 衣陸炳排闥入負 帝出焰中闈婢有焚死者越三百乃
 行次亢林行殿復火 帝大怒乃逮繫撫按三司官下詔
 獄有司繫以示儆○遣駙馬鄔景和往祭漢世祖諸葛亮

羊祜及武當山神。○庚寅，駕抵承天府，舍舊邸，卿雲宮，謁皇考于隆慶殿。辛巳，駕幸純德山，降輦稽首，騎登山陵，立表于寢陵之北，命改營製詩焉。甲申，享上帝于龍飛殿，奉皇考配，特守制侍讀廖道南獻南巡江漢賦，命付史館。閱陵畢，以大享禮成，御龍飛殿，朝賀，頒詔天下：壬辰，駕發承天，製思恩賦，念所經，供億良苦，賜免承天府田租三年。湖廣、河南有差。

四月，御史謝少南言：慶都縣有堯母墓，失于紀載，今乘輿親臨，乞建廟祀，載祀典從之。○壬子，上還京師。

五月初，上幸大峪山，閱工，內閣以居守敕稿進覽，遲緩，

上因責言不敬，言具疏引罪。上怒曰：夏言欺慢不恭，日選宮寮，不愜人望，密疏違式，不鈐賜印，其速以印章併歷年諭劄繳進，毋匿革其勳階，少師令致仕，尋召還爲少傅，復入內閣。○奉章聖皇太后梓宮詣承天，合葬于睿宗獻皇帝之陵。上諭禮部曰：南巡因謁陵寢及視大峪已畢，然峪地空淒，豈如純山完美，決奉慈駕南祔。五月初二日，又奉聖諭恭奉慈宮，引發吉日用。今月十七日子時，奠獻使等官仍用原定官員，一應禮儀亦且用原定者。如有增損，臨時酌擬，但改水程奉梓宮行，是日梓宮由德勝門外，東行至通州，輔臣顧鼎臣題主，次日成國公朱希忠奉

主還京梓宮遂登舟。○建 聖諭于承天府榜其城樓曰顯親達孝之城。

六月敕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參贊軍務征討安南。○雷震奉天殿左吻命修省。○命東宮啓本如永樂初例。

七月頒賜御製大狩龍飛錄于文武羣臣及各王府。○二聖梓宮合葬顯陵。

八月勳輔大臣以獻皇后神主升祔廟享禮成上表奉慰。○帝諭輔臣曰朕欲命東宮攝國靜攝一二年即可親政。太僕卿楊最疏云聖諭至此不_中遜_後怒曰_中聖調攝耳黃白之

術金丹之藥皆可斷元氣而端拱恭默不遜聲色保復元陽。仙壽不求自至。帝怒逮訊死獄中。

十月詔賜光祿少卿蔣欽祭葬。

欽常熟人正德中御史以劾瑾繫拷死瑾誅贈秩廕其子一人至是言官請賜祭葬從之。

十一月大同總兵梁震卒贈太子太保。

震所恃不在五百家丁觀其持綱紀同苦其腦中韜鈐固有以異人者
按自五堡之後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鎮巡每其言煦之稍不如意即反唇瞪目或飛章訛語相搖撼梁震聞總兵大同命即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嚴約束曰我無爾陵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綱紀悞國其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蔑主將者恃衆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其衆鎮兵稍斂縮乃鳩卒給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譏震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塞卒贈

是職

十二月太常卿穆孔暉卒，謚文簡。

暉堂邑人，有俊才，好古文辭，行已端雅。士論重之。及卒，以有講讀勞，恤典有加。

致仕工部尚書陳雍年九十，有高行，知府湯紹思請加禮

以示風勸。上嘉其德，壽賜以羊酒，令浙江御史及門存

問給米役夫，歲如例。○是年逮繫新城知縣吳瑗，詣京杖

于闕廷，世戍邊。

非正刑

按瑗為保定新城知縣，有濟川衛軍餘唐剛者，惑後妻言，列其子鉞不孝狀，瑗收鉞捶之，幾死，縛至市，命屠僮。江道朱雲支解之，身首手足異處，鉞弟亮走訴御史金清檄保定府收瑗置對，因得唐剛惑後妻言，鉞非真不孝者，清為奏聞。上謂瑗專擅殘殺，罪當死，乃逮繫至京，廷杖一百，發邊世戍。亡命誅之。江道朱雲亦各論減。

庚子 嘉靖十九年

正月進封貴妃王氏為皇貴妃。

二月罷武科鄉試。○黃霧四塞，隨變為紅赤色，暴風忽起

壞文德坊等處。上曰：此異風也。占謂主兵喪火，命兵部

會議邊事以聞。○命修興邸宮殿。

三月詔令兩京公侯伯子弟凡未任者，送監讀書。○侍講

學士閒任廖道南進文華大訓箴解。○詔營仁壽宮。

四月旌表江西南城縣烈婦胡氏。

按胡氏適同邑李華，隨父商遠方，姑易氏淫縱，日與惡少張柄、十徐璉等通。胡氏貞白自誓，又不顯言姑惡。時時切諫，姑及惡少百計凌虐，荼毒八年，始終一節。後諸惡少與其姑竟謀殺之，撫按上其事，詔所在為立祠，名哀烈，賜祭一壇。

命總兵湯震駐師鎮江，勦江陰縣大盜黃良秦璠。

時良等聚眾馬駝沙為寇，是月丹陽道游潛舟由孟廣渡江，良劫舟粟七艘，殺運卒數百人，商船被掠尤盛。執捕官繁檣竿射殺之，遠近震動。南科劾該府官不濬渠，以致冒險遇寇，乞置于理。帝曰：江寇猖獗，守土巡江官職謂何，令奪俸置理有差。

帝曰：江寇猖獗，守土巡江官職謂何，令奪俸置理有差。

五月詔給還大學士夏言進繳御札四百三道，銀記一刻。

手敕一道。

六月刑部尚書聶賢卒，謚榮襄。

賢長壽人，持心清苦，始終不改，人服其操。

七月授方士段朝用紫府宣忠高士，用以燒煉術，因郭勛

以進，復獻萬金助工雷壇。上悅，授是銜，後術卒不驗。

其不驗不待下中

八月以秉一真人陶典真子世同為太常寺丞，孫良輔及

壻吳濬俱食博士俸。○叙逐虜功，劉天和等陞賞有差。

大同叛卒以劉源清故，逃入虜中，如李天章、高懷智等皆為酋目，餘皆偽作僧道流丐狀，為虜偵伺，窺我虛實甚悉。至是虜入大同，鎮卒陰與約，勿掠人畜，我亦不汝阻。嚙指折箭以誓，乃由井坪朔州雁門入，尚嵐與縣交城汾州至平虜衛，殺掠無算。假道大同，遇其卒，則以所掠遺之，撫總苟幸無事，而宣府亦觀望不為應援。山西巡撫陳講告急，言大虜深入，十日不返，禍且不測。而本兵張瓚乃曰：虜且退矣，何事張皇？三邊總督劉天和聞虜將入，誓諸將以矢劍殉，既而守陴者酒酒不戒，虜登陴入，大掠固原，乃召醉帥，立斬之。三軍股栗，率精兵九千躡虜，而檄延綏寧夏固原兵合擊之。會天大雷雨，虜引解馬蹙蹙，淖中死者相屬。我兵分左右翼奮勇犄角，強弩大礮，虜奔北不暇，殺吉囊子一首，功五百，虜大哭走捷聞。帝告廟策勳，廢子。

十月

大學士顧鼎臣卒，贈太保，謚文康。

銀印取毛伯温回京○宗廟災成仁二主燬 恭奉成仁
 二主于景神殿○湖廣叅議方遠宜請開海運 上曰運
 河一時淺阻已在濬治海運不得輕議○漕運都御史周
 金奏運船淺阻徐臨德天津水次舊有厰倉乞速議修補
 以圖寄圍戶工二部覆言此國初轉搬之法故于水次置
 倉後因漕河已定直達于京今此議一倡則運軍懈怠而
 河工亦視以緩不可許既而工科給事中郭登亦言寄圍
 之使 上曰寄圍與盤剝宜視河流通塞以為緩急不可
 執一令差去官會同漕運衙門協心經理以濟京儲
 六月俺荅乞貢不許遂入寇邊官降黜有差

際冒妄之
 根矣

時樊繼祖以兵書兼右都總督宣大虜酋俺荅遣夷使
 石天爵乃肯切款大同塞求貢大同撫史道巡按談學
 各疏上其事廷議弗許便請添設總督大臣臨邊防勦
 上乃命繼祖往而夷使石天爵仍命撫按官馳奏道得
 報遂遣天爵歸又陰賂虜勿令蹂躪已所部于是虜遂
 越大同塞下石嶺關徑趨太原而南吉慶由平虜衛入
 馳踐數百里又數萬騎掠平定等處漸逼真定總兵丁
 璋遊擊周宇死之宗室被虜者四人儀寘一人軍民被
 殺擄者五萬二千餘人諸所焚掠無算繼祖第與諸將
 堅壁自衛而先後所報首功五百餘級給事中龍遂御
 史傅鎮等言繼祖累疏奏捷盛張功伐而按臣王達則
 云虜從容出關談學則曰虜回未戰繼祖事涉虛詐
 上命紀功科道勘實具奏已勘奏上如遂等言令撫祖
 職道與保定巡撫陳講黜為民總兵王陸等各降級逮
 問尋遣侍郎張漢賑山西被虜郡縣而紀功科道張翼
 翔張光祖俱以稽緩失詳罷黜已復令奏捷者不許敘
 及內閣本兵
 與巡按御史

七月以宗廟災罷萬壽賀○交城王絕輔國將軍表相謀

兩以賂聞而獲眷倍深何也

襲時嚴嵩受賂為請得旨邏卒獲其籍以聞胥吏受賂者各戍邊既而永壽庶子惟熈與嫡孫懷煒爭立嵩復受金亦為覆允王妃擊登聞鼓奏之因劾嵩奸貪狀帝曰表相惟熈襲爵行所司勘之嵩安意任事毋以人言介意八月起翟鵬為兵部尚書總督北邊兵事

時北虜孔棘兵書張瓚恐統兵出禦乃於會推總督文臣疏中歷舉往年禦虜皆遣都御史故事奏下吏部文選即中曰往時邊事急推總督文臣皆兵部會府部諸衙門議上今乃移吏部又必欲推都御史深負國恩邊事大壞今猶為此奸巧渠獨不知虜棘本兵自出天順五年李來寇陝西馬昂如上麓川之役王驥嘉靖初河西之役金獻民皆本兵也景泰時于少保自請行邊嶺南蠻反用兵久無成功議設兩廣總督于少保亦自請行此獨非故事耶已而廷推首上瓚次毛伯溫劉天和三人皆兵書又次起用翟鵬內批用鵬

公論不可

昭聖皇太后崩上尊謚曰孝康靖肅莊慈哲懿劾天贊聖

敬皇后○令夏言致仕○逮郭勛于獄論死

臧賢劾郭勛假威逞肆狀勛疏辨上優詔答之已而六科李鳳來等交劾下都察院嚴勘未覆刑科張允賢論都察院畏豪勢而慢朝廷遷延不勘上怒送鎮撫司械訊勛再疏辨上允之命給以勅勛疏中

帝寵之戒

十月復夏言少師原職入閣辦事

十一月詔禁革餘鹽

十二月南科王燁論胡守中與張瓚嚴嵩深相結納與勛互為奸貪近因勛敗抗疏陳託始附勢以罔利終尾敗而

脫禍此小人之尤也。疏上未報。洎本兵議遣大臣總督薊遼。帝特以守中為兵部侍郎。及至鎮乾沒帑金。伐塞上古松數萬株。謂便於哨探。而虜騎長驅。遂無扞蔽。復索富商宿將金錢。巡按洪源劾之。亦不報。至是諸臺諫連疏入。詔逮至會訊。論斬。

壬寅 嘉靖二十一年

正月給事胡賓請出通倉粳米百萬減價發糶以賑近畿飢歉從之。

三月尚書顧璘輯輿都志進呈。上以事多誤命部臣刪

訃

五月論平安南功加巡撫蔡經兵部尚書安遠侯柳珣少

保。○詔革周府將軍安瀞為庶人時河南諸宗人缺祿米

三百萬石諸將軍安瀞等五百人譁推行臺門凌逼撫臣

魏有本奏聞遂革瀞爵

宗支空乏 切身有司 調處無策 恐非所以 計長久也

霍韜曰洪武初年封周王子河南斯時也開封一郡惟一周府而已循至今日郡王已增三十九府矣輔國將軍增至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增至二百四十四位矣中尉儀賓不計也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夫土地稅入不能多而宗藩子孫日益繁衍祿糧所由不給也

七月革大學士夏言職閒住因責臺諫不糾言者七十三人奪級外補有差。○禮部右侍郎呂柟卒後追謚文簡。

人品從學 問中錄出

柟高陵人性穎敏誠確力學慕古與馬理康海皆有名聞中以進士第一人除修撰逆瑾以柟同鄉欲引附已

嚼以入閣，佛絕不往來，瑾憾之。且欲中傷之，會瑾敗得已，後累至今官卒。

嚴嵩入武英殿預機務，南北科道沈良材、王燁、陳詔等，各劾嵩貪婪狡獪，其子世蕃招權納賄，煽助虜焰，疏入不報。

○楊英等伏誅

帝幸曹妃宮，既寐，宮婢楊英等以組經帝頸，謀弒，有張金蓮者走告，太后后馳救得免，詔併曹妃殺之，後

金蓮何不為妃白之可恨

常憫妃冤

兵部尚書張瓚卒

瓚屢被論劾，上不為動，而卹典益隆，海內異之。

毛伯溫為兵部尚書，首禁掎克，命刊布中外。

八月禮部尚書嚴嵩條上邊事，言邇來將官以退縮自全

為得計，而敗軍失律者每置不問，以故連歲效尤。周宇、張

其言自不可廢

世忠之死皆坐視無一應者。失今不治，後將何極。又聞昨

者虜寇欲趨平陽，知府聶豹練兵據險，虜不敢入境。使列

郡皆豹，虜豈能長驅而南哉。且豹何嘗請兵乞糧，而人皆

可兵，兵皆得食者，經畫有方耳。疏入。上嘉歎曰：得人一

論，尤探本窮源。廷臣宜亟察素著者以聞。

十二月科臣王燁言虜患驛騷，邊儲空乏，欲為久遠之計

先寬屯田之徵，凡沿邊地有能佃種者悉與為業，永不起

科。貧者諒給牛種，仍令遊騎巡察以防侵掠。御史吳瓊等請各邊商人中鹽者皆令輸粟，毋得槩准折銀。上曰：屯

田鹽法實足邊至計今屯田未可頓復便勅督撫巡按榜諭地方將帥軍民人等將各邊堪種地土開墾成業永不起科。○詔修太醫院三皇廟仍釐正祀典正位。

以伏羲神農黃帝配位以勾芒祝融風后力牧從祀龍貨季天帥岐伯伯高勉鬼區俞跗少俞小師相居太乙雷公馬師皇十人外增伊呂秦越人淳于意張機華陀王叔和皇甫謐葛洪巢元芳孫思邈韋慈藏冰玉錢乙朱肱劉完素張元素李果朱彥修十八人從祀兩廡牲用太牢器用籩豆簠簋以仲春仲冬上甲日遣大臣行禮著為令

癸卯 嘉靖二十二年

正月宣大督臣奏言邇者二鎮議發本色而大同道路險遠轉輸實難乞將大同糧米盡留宣府以給客兵將宣府

糧草價銀移支大同庶彼此通融兩鎮均便其宣府所留前米應發各城堡者仍酌地里遠近量其脚價亦于客兵銀內動支永為定例從之

二月方士段朝用下獄論死

三月安南都統使莫福海等謝恩修貢

五月御馬監太監麥福請免科道官巡視該監給事中李綸以違例自便劾之詔下戶兵二部議覆以芻豆之出納在有司馬疋之飼養在圍僕是以瘦死有罰歲用有考巡視官員不為徒設請仍令科道官稽查該監馬政如例從之

六月科臣周怡劾翟鸞嚴嵩憑藉寵靈恃恩修怨在內閣
違言失色見陛下各陳私背詆大臣已不和矣安望其
率下事上也奏上下之獄

七月久旱上躬禱雩壇是日大雨文武疏賀御製感雨
詩以示羣臣

九月南京右都御史何塘卒後追謚文定

塘懷慶人博學篤行以古人自期嘗謂象山慈湖之學流入禪定充塞仁義

十一月勅禮工二部復太廟合享制

甲辰嘉靖二十三年

正月宣大總督翟鵬以虜報旁午請調各鎮援兵聽用兵

部

部謂盡掣全陝薊遼之兵獨守宣大山西不知各鎮有警
何以待之且望援之心重則自勵之心輕惟延綏遊兵二
枝可聽徵發上從部議○兵部尚書秦金卒謚端敏

金無錫人歷事三朝老成練達有大臣風

二月禮部尚書張潮典會試卒于試院○江南斗米二錢

盛治之徵

三月廷試賜秦鳴雷等三百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科臣戴夢桂奏曰一量徵調以備折衝二寬法制以便

間諜凡降胡可用及所獲賊間勿拘文法任使參養因縱

入虜中或刺其名會或間其黨與或潛探消息或誘之來

歸有功者與戰勝者同賞所司能用間而擒王斬將者封

文法苛密焉得使人洒然任事

八字曲尺
具弊

侯三擬胡服以備掩襲招選降胡通事及將官驍勁家丁
夜不收三千人令一謀勇將官統之扮作胡人乘夜混殺
仍以大軍犄其左右令胡服者張幟挺刃直貫虜營內外
合勢左右夾擊則虜賊自亂四懲規避以堅戰守五廣推
擇以備將選今者求將太狹論將太嚴儒將混真虛文廢
武彼秦趙燕薊多勇敢精于騎射若王邦直李大漢其人
急召用之上命務實舉行

四月命禮部集議同堂異室之制

五月大學士方獻夫卒謚文襄

八月日本貢使釋壽光等至詔以違例却之○內苑嘉禾

生一莖雙穗六十有四零壇靈黍五出者一○禮部員外

錢萱科臣王蛟劾少詹汪汝璧等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內

閣翟鸞二子汝儉汝孝連中鄉會而業師崔奇勳姻親焦

清試既同號又座主皆出彭鳳其歐陽喚以汝儉舊師故

閱書經佯引嫌而陰籌畫及沈坤之取陸燦高節之取彭

謙汪一中皆以賄賂并述一鸞當道雙鳳齊鳴之謠以聞

鸞疏請覆試上以弊跡顯明下法司逮訊鸞與二子汝

璧奇勳清鳳喚俱削籍節充軍坤一中燦得無恙

十月大同順聖川卒劉伏玘擒獲叛會王三以獻命磔之

告郊廟社稷

十一月詔加秉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少師其少傅少保如故

鄭曉曰我朝開國靖難勳戚內閣三楊吏宰三五皆未有兼總三孤者仲文獨以真人躋宗伯領三孤

十二月禮科給事中周宗言祭葬贈諡宜著為畫一之法禮部議以為計品論資以為隆殺則辨貴之義存程功課實以為予奪則辨勞之義存祭葬有半得則辨賢之義存雜途不得以干恩父母不得以追附則辨能辨位之義存但歲久因循越且濫矣臣等擬議條格如言侍臣者必當日侍講讀言軍功者必嘗躬履行陣給半葬者必原其年勞之異用請特恩者必論其途經之邪正於例不可拘法

當報罷者條例上請以俟裁定一二品官妻授封病故者止祭一壇不得與夫之父母比三品四品父母止授封五品以下封者不賜祭其稱特恩非日侍講讀親履行陣及東宮官親奉出閣開陳有勞者不得槩與一切雜途皆報罷尚書左右都御史已加三少而奉旨革去者止與本等祭二壇被劾閒住者不許四品以上父母曾經本等封贈者各許並祭無封贈者不許二品文官妻未封夫人者不賜祭被劾致仕者聽本部論其生平功過酌議請裁未考滿者不分在任致仕俱賜祭一壇葬減半聽調別用及閒住詔復者俱不許四品官已考滿者父母雖不得重封亦

誘殺不武
奔貨不仁
冒功不忠

法行自近
誠中式外
此奔治之
嫌模也

與祭一壇未考滿者不許疏上得旨被劾致仕者仍如弘治中例准給祭葬以稱朝廷優禮大臣之意餘皆如議○湖貴苗久叛萬鎗遣人誘苗帥龍來以一千戶為質龍至遂殺之彼亦殺千戶相當乃遣監司犒諸土目以牛酒魚鹽粟米官其魁龍許保湖苗暫息貴苗倔强如故鎗遂奏苗平班師功賞遷叙有加

乙巳 嘉靖二十四年

正月以恭錄 列聖御製文集并聖學心法四書五經大全及性理二十一史諸書成賞總裁等官有差○詔中外嚴禁侈靡○叙禦虜斬馘功加仇鸞太子太保廕一子巡撫張珩陟一階

撫張珩陟一階

閏正月山西巡按陳豪言北虜三犯山西殺掠百萬計費帑金六百萬而戰守無尺寸功議者動稱屯守而虜之內

真言

侵皆猿拔絕壁蟻附懸崖邊垣又安足恃而加以亡命向導譯語和同鎮卒挾虜為重多囊鉞刀賄虜自媚虜入既

大壞事

深漫一舉烽以塞責耳遷延歲久禍不可言乞速議萬全期于必戰盡復套地以固邊防章下兵部

戰必則復
套有机套
復則防邊
有倚
穢人而躋
之清階何
以肅官常

三月陞尚寶司少卿嚴世蕃為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科臣陳棐請撤元世主君臣神王又請改兩京廟祀碑文俱從之○大計京官

先是南科王燁首劾嵩奸嵩乘大計令尚寶丞諸傑賂書南考功薛應旂黜之應旂執書擬奏為尚書張潤所阻而傑為南兵部主事有貪聲應旂亦黜之時常州守符驗故南御史也亦在所黜嵩乃令御史桂榮劾應旂以私怨黜不郡守謫補外

五月楚王子英燿弑父伏法

時楚王顯榕有子英燿淫縱不道姦宮人方三楚王錮三而杖殺其使陶元後以端午設宴樂婦宋么兒侑觴燿復納之王怒欲杖殺狎邪劉金金大恐乃與其黨喉燿先發謀以上元舉事歃血盟分執木挺銅瓜伏堂後以舉砲為號申刻王至與武岡王飲尋款于西室從者各就食燿舉手發砲眾從王後出謝六首以銅瓜挺王腦碎各亂槌捶之立死猶鞭屍以洩忿昇入內寢翌日殮用長史孫立及承奉張等謀以中風報訃而錮武岡王于別室王從者扶門出告變鎮撫官以聞詔司禮太監駙馬等官會鎮巡撫鞫之武岡王乘間搗燿弑逆狀獄具祭告高祖斬于亦焚屍揚灰同謀者劓于藩

六月大學士毛紀卒贈太保謚文簡

紀掖縣人受遺詔迎上入繼大統歷事四朝守正不阿以疾乞休家居二十餘年始終一節先是詔有司存問及是聞卒輟朝一日

七月太廟成羣臣表賀頒詔天下○御史周冕言廟貌鼎新不宜遣官代祭上怒下詔獄○總督都御史張珩巡撫延綏張子立謫戍總兵吳瑛參將楊銳論死

邊情皆如

時虜深入殺掠甚眾而所習于欺誕猶以捷奏巡按曹邦輔言其狀科臣鮑道往勘實遂置重典人咸快之

八月加秉一真人陶仲文伯爵辭乃追贈三代給與誥命蔭其孫敏為國子生○諭立京城義塚○虜犯大同中路鐵裏關等處總兵張達率眾力戰却之又犯鵝鴿峪參將

張鳳率其屬各殊死戰。鳳挺身陷陣，中流矢死。餘盡歿，報效生員王邦直戰死。時虜欲深入，總督翁萬達、總兵周尚文各遣騎四出邀虜，虜登山望見官兵大集，乃遁出關。事聞，上嘉萬達等功，各賞銀幣，仍賜勅褒獎。復陣亡總兵張鳳原官，贈邦直都指揮僉事，各蔭一子，世襲千戶。

寸者以片
更一猛

至邦直者，滋州人，力舉千斤。是時邊患孔棘，詔求天下武力之士，河南撫按官以邦直應詔。鵠鶴之戰，虜眾我寡，鳳等慮不敵，守者促之，且激邦直曰：「若素以勇聞，奈何見賊不殺，邦直恥之，遂大呼入賊陣，虜皆辟易。見其兵少，無後繼，遂聚而圍之。邦直奮勇，獨殺十數人，力竭而死。邊人哀之。」
十月，吏部尚書熊浹諫止箕仙令休致，仍遣官校監于邸次。○夏言起用至京。○令長史等官授各王子以經義。

祖訓

十一月，太常寺卿魏校卒，謚恭簡。

校，崑山人，幼有異質，能通諸家言，折衷于六經，醇如也。貌朴訥，簡重言動以禮。世稱為儒宗。所著有大學指歸六書精蘊等書。

兵部尚書劉天和卒，贈少保，謚莊襄。

天和，麻城人，字度弘亮，有反應才，始為御史，以法裁大鑑廖堂，詔獄，謫金壇縣丞。後巡撫陝西，造輕車強弩，總理河道，手製乘沙量水諸器，後人多遵用之。

丙午 嘉靖二十五年

正月朔，上御奉天殿，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行慶賀禮。

○科臣游震得尚書唐龍言薛應旂公忠任事，疾惡如仇。

宜復京秩從之

三月下御史包節于獄戍邊

時在內廖斌擅權巡按包節欲繩以法而語先泄斌乃候節謁陵獻膳遽使撤去詭稱節麾出之奏上詔下節獄戍邊

四月倭寇浙東

自罷市舶凡番貨至輒賒與奸商奸商欺負多者萬金少不下千金轉展不肯償乃投貴官家又欺負不肯償貪戾甚於奸商番人泊近島遣人坐索竟不肯償番人乏食出沒海上為盜貴官家欲其亟去輒以危言撼官府云番人據近島殺掠人奈何不出一兵備倭當如是耶及官府出兵輒齎糧漏師好語啗番人利他日貨至且復賒我番人大恨諸貴官家言我貨本倭王物爾價不我償我何以復倭王不掠爾金寶殺爾倭王必殺我盤據海洋不肯去近年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貪酷苦於徭賦困於饑寒相率入海從倭凶徒逸囚羅吏黠僧及

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皆為倭奸細為之鄉導於是汪忤瘋徐必欺毛醜瘋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劫庫縱囚遇文武官發憤斫殺而其妻子宗族田廬金穀公然富厚莫敢誰何浙東大壞至是以朱統為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福興泉漳治兵捕賊統任怨任勞嚴禁閩浙諸通番者時福建海道副使林喬都司盧鏜捕獲通番九十餘人統欲禁止令行遣旗牌督決于演武場一時通番稍息而諸達官家以失利利大譁詆誣惑亂視聽遂改統為巡視未幾言官論劾即訊其心燬煉統憤悶卒喬鏜皆論死下獄自是羣盜益無忌憚矣

命工部製碑書 睿宗過小姑山紀勝詩仍勅官建亭貯

奉

六月吏部侍郎董玘卒諡文簡

玘會稽人博學能文性峭直始為吏部主事絕請托鄉人多怨之後落職三年始白

七月詔增貴州鄉試解額五名

先是額定二十五名至是增至三十名遂為例

致仕戶部尚書周金卒

金出入諫垣九年彈劾不避權貴正德中都督馬昂獻既娠女弟抗疏請誅昂還其女久之得遣駁歷中外勞績甚著至是卒年七十有四

九月大同總督翁萬達劾宗室充灼等誘虜入寇試有跡

令自經燬屍餘磔斬以示

十一月總督翁萬達請自今有妄殺降人冒功者許巡按斬首示眾從之○三邊總制曾銑請復河套上甚壯之本部不決令銑與邊臣計議以聞

卷終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一

秀水沈國元訂

丁未 嘉靖二十六年

正月山西巡撫楊守謙奏偏頭老營二所餘地一千九百餘頃堪為營田內省京運外嚴防守且舉副使張鎬為提督通判張應麒為總委官欲久任責成其牛種皆取自本省又擬照盜沿邊錢糧禁例以防侵盜戶部覆守謙綜理周密且官攝而事省費半而利倍若各鎮營田皆舉行如守謙則兵食可足而帑積所省多矣詔以實行○吏部尚書周用卒謚恭肅

用吳江人偉亮有節操晉掌銓曹縉紳望其丰采

三月廷試賜李春芳等三百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吏部尚書羅欽順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欽順泰和人學術醇正操履端方為名儒宗

考選庶吉士于東閣上親賜題文曰原心詩曰善為寶

取亢思謙等二十八人送翰林院讀書

六月曾銑劾仇鸞科欽士卒阻撓軍機巡撫楊博附和上

詔各奪俸

先是虜十萬衆入犯延安慶陽諸處曾銑遣叅將李珍夜劫其營斬虜百十人人生擒一人虜遁去上以銑有擣巢功命賞銀幣

九月科臣馬錫劾尚書王杲御史艾朴受鹽司賄命郎中

余繼收銀色不足上怒下杲朴獄戍邊後鎮撫司廉得

張祿與吏銀匠侵弊詔行巡按追補杲竟死戍所

閏九月雲南巡撫應大猷刺所屬有舉無劾科臣鄭大同

劾其避忌長奸請加罰治上曰撫按舉劾係憲綱舊例

雲南在萬里外貪官酷吏倍甚他省應大猷日久豈無一

人堪劾乃敢違例廢法大傷憲體其褫職閑住

十一月宮中夜火詔速赦楊爵時爵在獄七年矣及歸有

大鳥集舍爵曰吾死矣自為墓誌果卒

文大綸曰爵狷介清苦忠直性秉絕無干名競進之念居家時有旨逮繫官按以屬按臣乃故以好過從適爵

盛選

吏臣侵欺而稱之官詞風聞之誤不小

明見

變

方飯存麥飯一盂蔬一盤見按臣即與同食更畢官校人繫之爵即與偕行諸官謂曰蓋亦一內別乎爵曰去矣勿復顧官校吐舌云楊君慷慨乃爾其磊落龍麟之致世罕其匹

皇后方氏崩○曾銑陳邊務十八事曰恢復河套曰修築邊墻曰選擇將材曰選練士卒曰買補馬羸曰進兵機宜曰轉運糧餉曰申明賞罰曰兼備舟車曰多置火器曰招降用間曰審度時勢曰防守河套曰營田儲蓄曰明職守曰息訛言曰寬文法曰處孽裔令兵部定策以聞已而復上營陣八圖詔獎之令本兵議行○曾銑劾鸞十罪令逮繫訊治以王繼祖代之

戊申 嘉靖二十七年

正月虜入遼西大掠罷巡撫副都御史胡宗明以李珪代之沿邊諸鎮惟遠東易治虜寡亦弱非休又縻我官賞交市且地饒魚米鹽馬近年撫臣於赦減賜物又計殺虜酋遂失虜心是年撫臣胡宗明因虜屢來侵掠撲殺虜百八十人虜大恨結衆深入遼西殺擄人畜萬計宗明及總兵戴濂皆罷聽劾○嚴嵩論曾銑開邊啓釁禍不可言夏言和同附會致誤國是命廷臣集議吏部聞淵禮部費寀都御史屠僑等覆言輕信曾銑罪不容逭命奪言師傳以餘官致仕逮銑請京卽訊○兵部奏虜首俺答等與套虜謀寇延寧上曰此曾銑開邊召之也會勘以聞仇鸞先被銑劾

細打盡

言銑二人
志行未

變也前見
賞而後見
誅者以賜
姪之奸文
致其罪耳

因許銑尅取軍糧，倖免重罪，倡復套謀，自解法司會擬銑罪律，無正條，宜比失陷城池例斬。上欲擬所犯正例，于是擬以交結近侍官員例，其獄報可，斬于市，妻子流三千里。便、知、尅、取、之、一、言、評、甚銑死家無餘資，妻子狼狽天下，究之。○逮夏言至京，上疏自理為嵩所陷，尚書喻茂堅以議貴，議能請。上怒，竟坐與銑交通，律斬其妻蘇氏，請以身代。帝曰：蘇氏亦流人，安得代耶？亟遣之。

五月，孝烈皇后葬永陵。

六月，大學士許讚卒，謚文簡。

讚、靈寶人、吏部尚書進之子、練習國家典故、醇厚不伐、嘗以兩世掌銓、大懼盈滿云

大同女年十七化為男。○鄭王厚烷疏請。上修德講學，并進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及演連珠十首，以簡禮怠政節非惡諫，神仙土木為規。上手批其疏曰：爾探知宗室有謗訕者，故茲效尤，彼勤熨細物，一無賴子耳。爾真令時之西伯也，請欲為為之。

十月，殺大學士言于西市，言與嵩同鄉，相軋，言罷歸，嵩盡黜其黨，及復用，位嵩上，亦黜其黨，然嵩柔佞，心險內銜之，而貌敬之。招禍益以氣凌焉。上亦無意殺言，嵩陰構蜚語，流入禁中，及

構戮元宰
上損聖
德

大異密疏，引漢誅翟方故事，激成大獄。

支大倫曰：夏、邁辨博，果于有為，曾銑慷慨任事，不避艱險，將相調、主套議，以復百年之故，疆建匡攘。

之全策。偉哉振古之畧也。獨不念救援內固。鷹犬外列。側目伸喙。而思逞者。方日夜甘心焉。乃坦懷張胆。自以無前。謂帝知已。了無顧忌。息壤固在。其柰屬垣之語。何。嗚呼。成宣以後。大將無推轂之主。英雄無借箸之箭。久矣。奚惑于二公之不終也。

嘉靖二十八年

三月皇太子冠。尋薨。謚莊敬。

四月。肅州邊外屬夷總牙日羔刺等。舊為土魯番所迫。款求內附。已安置于肅州城北威虜等地。于時未築城堡。苦虜侵掠。乃相率環附肅城雜居。至是監生李時暘疏言。恐貽內地患。詔守臣經畧之。于是巡撫楊博檄副使楊儀。參將劉勳。修葺威虜營。并金塔寺古城。添築白烟墩。城壘凡

七。建墩臺一十有二。召諸番諭以利害。給以耕。爨。諸番皆稽首奉命。總住安置。約自後惟朔望許入城市。易。自是數十年番害頓除。

五月。總兵周尚文卒。其子陳叙功伐乞。卹典科。臣沈束請贈以封爵。上怒。束肆欺市美。令錦衣衛逮訊。

六月。日本遣使周良等入貢。宴賞有差。

八月。戶科給事中張秉壺疏請慎節財用。納之。

震澤長語云。祖宗時歲用。以黃蠟一事言之。國初歲用不過二萬斤。景泰天順。加至八萬五千。成化以後。加至十二萬。其餘可推也。又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內侍靴鞋。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未年至七十二萬。

按此我朝內府歲用，後來日增之，大畧也。即此二者推之，其餘可知矣。

十一月，巡撫河南胡纘宗以事按陽武，知縣王聯削籍以殺人事坐絞。子策走京師，以長至日暇，朝衣隨班，奏纘宗以私隙故入人罪，述其迎駕詩有穆王八駿飛空，電湘竹英皇淚不磨，為呪咀。上怒，逮訊，已命刑部尚書劉詠會都御史屠僑、大理沈良材勘王聯以死囚誣妄。纘宗詩詞頌美無謗訕語，嵩謂詠以同里，故黨纘宗。上怒曰：「既頌美，乃云湘竹英皇何耶？」纘宗廷杖，與詠俱削籍。僑、良材奪俸，司官詔獄。嵩平反，公忠兼支大學士俸。

庚戌 嘉靖二十九年

三月，廷試，賜進士唐汝楫等，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湖苗平。張岳奉使至辰州，集兩省官議，皆謂林箐深密，累討無功。撫之便，即不聽。撫以兵戍守之，使不出掠，可也。無何，賊復攻陷印江縣治，擄去知縣徐文伯，詔責岳岳知撫無益，戍守亦非策。乃大集漢土官兵以進討。叅將石邦憲屢破苗寇，擒斬俘獲近二千餘人。從賊首有名者五十人，擒獲龍許保，并其母女妻妾，餘賊逃匿林箐，凍餓死者幾盡。其巢寨俱已焚毀，所窖藏米穀燒掘無遺。具以捷聞。

六月，虜犯大同，總兵張達悉所部迎戰，伏發圍數匝，馬蹙

見殺副師林椿往援亦中流矢死事聞各贈官廕子賜謚立祠祀之後科臣唐禹論張達二子世傑世俊血戰功詔二子同廕併繫總督郭宗臯巡撫陳耀各廷杖燿死宗臯

謫戍邊○釋漳州府知府盧璧等千獄

璧先奉巡視朱統命查決所執通番諸囚已而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鏜被逮論死執璧必欲同坐而人人立辨與璧無與科臣勘議改調詔令釋之盧璧仍守漢陽初壁在漳平白葉洞賊築堡塞典屯田用罪人唐弘臣破戶賊李大用船百艘自謂不世奇功而為人所攘止以平賊督餉受獎賞為不稱其功云

八月虜大入寇

虜酋俺荅脫脫立愛等糾合套虜入犯宣府不得入遂擁眾窺大同仇繼高奏虜東行且犯宣薊恐近京師乃移師居庸以備不虞及警報日亟乃發諸邊兵及京兵共三萬六千分布四關隘虜自宣府走薊州塞攻古北口都

先帝嚴失
援之罰如
此

御史王汝孝以火砲矢一石下却之虜乃詳督眾綴我師而別從間道至黃榆溝毀垣而入汝孝兵大驚貴虜轉掠懷柔順義聞保定兵駐城中遂逼通州巡按王忬先期駐通州收漕州驍潞河西阻之不得渡分掠密雲昌平諸州縣忬夜令人緹城走京師請援上聞遣都御史王儀以三千騎援通州而命文武大臣各十三人分守都城九門四塞以吏部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貴總督之虜大衆營白河東仇鸞以大同兵二萬三千至楊守謙以保定兵五千至游擊徐仁以延綏兵三千至已而宣府山西遼陽各以兵至凡七鎮五萬人拜鸞為平虜大將軍總諸鎮兵賜襲衣玉帶上尊千金及密啟封記曰朕所重惟卿一人得密啟奏以守謙為兵部侍郎提督團營駐師城下以衛都城復以陸炳督守城諸門譏察非常都御史商大節督巡五城防內釁宥獄中遷將戴倫歐陽安從戎自贖分遣京營兵屯內外巷陌間京兵見敵驅之出皆泣不前時勤王兵皆輕騎不齎糗糧上命犒牛酒諸費戶部無經以文移往復三日後人總得數餽既發粟而釜甑囊橐一無所籍士卒飢疲甚陸炳疏乏軍興上怒責計部不前定李士翱等皆褫服視事辛巳虜自北河東渡潞水西北行大掠民貲

焚其廬火日夜燭天至東直門執御廐內臣入人去見
 俺酋跪坐毡帷謂曰若歸見天子好為我致書及啓書
 多媢語求入貢上召嵩本階入便殿示以虜書授劄
 令各書所見羣臣相顧莫敢發司業趙貞吉抗言此不
 必問恐後生懦夫聞於事虜大舉入寇震宮闕乃許之
 貢何異城下盟不可檢討毛起謂時事孔棘宜暫許俟
 出塞而後却之貞吉叱起謬語然中貴人業已聞上矣
 議奏入時已暮上懼馳騎召吉至西苑賜酒食令條
 奏貞吉大言陛下宜御奉天下罪已詔詔速獎故都
 督周尚文功并釋沈束獄以作人心士卒不力以主將
 多冒首功耳今誠募一首予百金捐十萬金虜且立盡
 乃即詔擢貞吉兼御史齋萬金往募首功癸未虜由鞏
 華城犯諸陵轉掠山西良鄉保定皆震次日亭午上
 出御奉天殿勅責逮繫都御史王儀王汝孝總兵羅希
 韓即訊汝孝道梗不及逮時儀在通州屯兵城外而閉
 城固守會仇鸞兵掠食諸村儀令人捕之斃諸獄鸞兵
 大譁為御史所劾逮至以恇怯不戰削籍超遷巡按王
 忬為僉都御史守通州時上下恬熙忽遭變本兵束手
 無措即偵報無一當者凡徃偵不十里遇避寇者訛言
 即返報復遣一卒亦復爾日數十報即城中數十驚于

虜

是大同軍故為椎髻掠村落無所忌即捕之輒自詭曰
 遼東軍蓋彘顏諸部虜謀云導之人寇者也為方蒙寵
 眷人不敢忤大同軍而帝以其入援為諸道先即掠
 食足矜焉亦自私自其軍不繩以法汝夔無可奈何輒令
 曰勿捕大同軍大同軍益驕而又自稱遠陽軍人遂誘
 夔山東人庇其鄉耳及虜薄城而汝夔受詐於嵩令諸
 將勿輕戰虜飽自去耳諸將固不敢戰乃誘曰汝夔有
 禁勿戰語稍稍聞禁中而為率兵故遠屯郊啊虜薄城
 楊守謙屯城下兵少不敢擊虜城中人人見之而為遠
 避無從驗自謂擊虜酣戰不能回薄城也而虜多殘中
 貴庄墅中貴遂劾汝夔守謙貳於虜帝乃命執汝夔
 下獄而遣官自軍前逮守謙即訊丙戌刑部彭黯都察
 院屠僑大理沈良木會訊汝夔守謙罪斬具爰書少緩
 帝坐齋宮趣其獄不至怒黯等比周故緩獄以覲倖免
 亦逮獄廷杖奪俸時虜已東京師解嚴丁亥弃二臣于
 西市梟以徇時科臣按劄三覆奏帝亦杖之削籍仍
 追理貞吉廷議多骯髒謂其狂誕申理周尚文沈東而
 齋金不能得首功杖九十謫荔浦典史巳丑虜將金帛
 人畜比去欲西奪白羊口出塞而留餘眾城外以疑我
 會焉率諸鎮兵尾之阨險不得出乃稍弃餘物從東南

行至昌平，猝與鳶軍遇，縱騎蹂躪，鳶軍創，幾獲，鳶得裨將力援免，虜循古北口故道出塞，鳶先後得二百級，自効無功。帝詔進太保，賞賚甚渥。汝孝雖被逮，未至就軍中，躡虜獲首功，比訊，準後功，未減戍邊。九月辛卯，虜盡出塞，遣侍郎駱頤賑撫，無彼虜，郿縣掩骸埋骨。李士鞅先以乏餉，視職仍命削籍，郎中皆戍邊。

九月，郎中徐學詩劾嚴嵩奸貪異常，縱子世蕃擅執父政。

間有奏劾，必陰中之。如科道王燁、陳瓚、謝瑜、童漢臣，今安

千古為痛

在哉，乞亟罷斥，下獄即訊。

十月，仇鸞請選抽各邊銳卒衛京師。兵部曰：邊鎮乃京師

門戶，禦寇不干門戶，而格鬪于堂奧，可乎？帝命宣大二

鎮勿徵寇入犯，即星馳入，以拔屬大將軍各鎮共選六萬八

十人，班上京師，與京營兵雜練。京營諸將分詣各訓練，十

卒以備北伐。鸞請駐師宣大，候冬月大舉伐虜，于是兵部

侍郎史道願整士馬，戶部尚書孫應奎願備軍餉，工部尚

書胡松願利器械，乃命戶部括各省貯積，追積逋，以俟軍

興。

十一月，以易州、昌平州及通州為三輔，置經畧各大臣。

十二月，都御史商大節以新募民兵，請第二等給糧隊長

及授降人二石，次者一石五斗，又次者一石，部議恐兵軍

援例罷之，大節執奏，以部所惜者財，臣所惜者信。始以厚

招之，終以薄行之，是臣失信於眾兵，而朝廷任臣之意亦

不足以信于天下。况軍士世食月糧，如欲比例，則平居所

切通

以養之者。謂何。至于民兵。有事則用。無事則止。彼素非有尺籍于官。飢寒切身。則掉臂而去。臣不能禁也。柰何。惜小費而妨大信乎。上竟從大節言。

辛亥 嘉靖三十年

正月。錦衣經歷沈鍊劾嵩父子。奸貪十大罪。繫拷訊。編氓。○禮部尚書徐階言。皇子年已十五。選婚講學。實惟其時。宜先正其名號。乞容臣等遵例擇吉。表請冊立。上問嚴嵩。嵩亦以為言。上竟不行。○大計京官。時徐學詩已削籍。其兄應豐為中書。亦擬黜。奏上。帝知其枉。中旨留之。

聖明

二月。議裕軍儲。時北伐議急。令諸臣建議軍需。給事中劉體乾乃上言。近日北虜陸梁。陛下赫怒。欲大舉伐。而國計告匱。建議諸臣一切為不得已之計。姑以紓困急。佐經費。臣不知大計。但少聞蘇軾有言。豐財之計。當去其害財者。則革冗員。清冗費。當今理財第一義也。我朝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又十萬餘計。今邊功之陞授。勲貴之傳請。及各衙門添設。大臣之恩蔭。不知凡幾。豈止十萬。所以糜爛財賦者不少。乞敕大小衙門。一切冒濫。逐一查革。自嘉靖元年至十五年。光祿寺積剩不下八十萬。以後供用日增。類多從中乾沒。其他供應衙門。那移侵盜。未

易悉數乞敕部酌議著為令典科道年終查覈奏繳濫冗
免除所省不資民計不極國用不乏

為之將畧專以此

三月虜酋俺荅去冬求貢朝議不許仇鸞密遣家丁時義
結俺荅義子脫脫使貢馬互市俺酋利貨幣譯書送總督

蘇佑佑以聞趙錦會仇鸞等議暫為許允帝以問嵩云

是為一路

一年四次期密費廣宜以一年二市為準帝乃起史道

往大同理互市○兵部員外楊繼盛疏曰廷臣議開馬市

其不可有十一日虜辱我如是而我與議和忘天下夫仇

二日屢命北征而一旦更議失天下大信三日堂堂天朝

與犬羊市損國家大威四日豪傑感情誓死決戰和則灰

其效用之心五日將士偷安懈天下修武之志六日以後

私通者勾引牽連開邊方交通之徑七日國威日玩人思

效尤起百姓不靖之漸八日長胡虜輕中國之心九日墮

胡虜狡猾之計十日忘天下根本之計且其謬又有五或

謂外開馬市陰修武備夫果欲修武何籍于和謬一或謂

方今缺馬利于互市夫和果可必安事戰馬况虜亦安肯

以良馬市也謬二或謂暫許馬市漸將通貢以為永利不

知市馬我猶得少償其價貢則徒手取空利矣謬三或謂

虜既和我當不失信不知醜類日衆安能盡厭其欲且小

信亦安肯守也謬四或謂征討禍慘互市費微不知損威

駁得倒

養寇禍甚于戰。謬五疏入。帝謂阻撓邊務。令錦衣衛訊杖貶狄道典史。

四月開馬市于大同鎮羌堡。俺荅與子脫脫等共易馬二千七百餘匹。御史喻時言開通馬市。蓋將薄遂雀鼠之欲。以飭我內治。即兵法以利動之之微意。非平胡之長策也。是在奉行者豫為之經理。馬耳。乃兵部侍郎史道銜恩而往。已逾旬月。各鎮邊防。尚未聞經理。如邊城以資衛守。今薊州紫荊關等處。形罅如故。官兵以集武藝。今京營卒伍不可輕用。挑選邊士。不可久屯。錢糧以贍軍餉。今或軍之所聚。尚未給。或糧之所聚。尚未發。器械以壯兵威。今或虛

額而未盈其數。或濫作而未極。器具工夫。虜情詭秘。無事而戒備。不容暫弛。乞敕兵部嚴行各鎮巡官。作速經理。從之。六月都御史商大節奏京城防守官軍為仇鸞分調。住劄包藏禍心。宜稍裁抑。鸞上疏力排之。詔杖訊。以失事軍機律擬斬。斃于獄。

七月中國妖逆蕭芹。喬源持白蓮教。出入虜地為妖聚黨。百數教虜以火食屋居。侍郎史道密蹤跡之。執五十餘人。

天功

以聞。詔百方索獲。無使留虜養患。仇鸞請為賞格擒縛。允之。○總督漕運都御史應橧請開三里溝以通河運。

按三里溝在淮河下流。黃河未合之上。舟由三里溝出。淮河達黃河道。里甚近。工費不多。欲除河患。無以易此。

與大節意
同而從拂
之遇河異
蓋異與直
之分也

禮部尚書徐階言仇鸞調邊兵分布于外而京城列營者
惟京軍班軍不知此屬僅可居守未能出戰去秋虜薄城
下莫敢發一矢虜所以肆然無忌也及今不一創之虜患
寧有既乎臣聞各處勇敢之夫有自備戰馬戎器赴京報
效者乞取團練有功照例陞賞得旨允行

八月仇鸞請討朵顏諸夷影克哈哈赤等兵部尚書趙錦

欲掩其弱

言各夷歸附已久未必一旦盡叛其有一二反側在以方
畧祛除之而已請下總督鎮巡詳議于是侍郎何棟言影
克哈哈赤乃朵顏夷酋一有動搖將致諸酋俱叛不宜復
啓夷釁况朵顏犬羊也住牧此地縱有反覆為患尚小北

虜虎狼也若使據此禍將無極如果剪除朵顏北虜窺隙
勢且憑為巢穴是撤毀藩籬延寇以自近也 上從棟議

○俺酋執蕭斤等來獻詔磔于市

時虜旋市旋捨詰之則指昔斤等以自解其實斤與明鎮
在虜皆不足為有無而首亞喬源丘富為虜腹心爪牙
者則宴然
如舊云

十月侍郎何棟擒獲朵顏叛逆哈舟兒陳通事訊鞫禮部
請告謝靈壇郊廟行獻俘禮

十一月奉祀仁宗神主升祔孝烈皇后主于太廟第九室

○史道主市虜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
狡惡甚矣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并羸馬掠去而虜

仇焉先之矣

衆往來動稱互市將士不敢言邊垣營堡俱撤虜入無復藩籬史道猶欲令虜以牛羊入市臺諫力止虜又請開市遼東巡撫許魯遺書本兵力止得寢至是虜以市利薄三寇大同巡按李逢時乞速備之仍宣示恩威令彼約束部落歲以六九月通市外不許頻入如面從心違當嚴絕之一意戰守本兵亦云羈縻非策帝命總督官偵探防禦嚴通虜禁

十二月致仕兵部左侍郎詹榮卒

榮山海衛人撫大同四年餘時與翁萬遠周尚文皆稱一時之選虜憚之而不敢入迨榮去大同遂歲有虜患

壬子 嘉靖三十一年

二月詔修太和山玄帝宮○詔罷大同馬市

三月裕王景王行冠禮○詔仇鸞帥兵赴大同勦虜○把

都兒辛愛原入犯遼東姚天謨力戰潰圍死守備王相率

兵數百力戰胸首被創或阻之相曰以此一腔血報國恩

耳後身被十餘創死贈都督同知廕子千戶

四月倭寇浙東倭率萬人自浙江舟山象山等處登岸攻

破黃岩縣流劫餘姚山陰等處殺虜居民無計事聞命王

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福建以俞大猷湯克賓為分守叅

將

自朱統死巡視官不復設日本自近年兩貢中經阻回往來內地日久習知中國虛實乃糾亡命惡少奸商點

僧又為之指畫嚮導
于是東南歲有倭患

五月禮科給事中王鳴言王府置田有禁載在會典屬者宗室廣收民田為己私業而因以勢力把制有司使不得編差徵稅請行巡按御史嚴查侵占均派里甲莊田之稅即充本府祿糧有司阿縱者罪之報可

七月虜寇薊州甚急仇鸞病疽請輿疾出本兵趙錦奏強虜壓境人心洶洶大將病不能起臣請親征代鸞督戰上謂本兵不當輒出命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游擊陳時代之鸞聞命恚極死徐階困密疏鸞通虜誤國上太驚命陸炳會三法司擬罪奏鸞謀反律當追戮得旨剖棺斬

不足為謝
首梟

示九邊妻子家丁皆斬沒其貲

八月詔建景王府于湖廣德安府○科臣凌汝志劾蔣應奎竄子繼詔名于兵籍冒首功官千戶通政使唐國相以子熙敬為鸞家丁冒功受百戶各廷杖編籍其子行巡按收訊

十月御史王宗茂劾嵩負國大罪八併選郎萬家附權納賄請縣丞○以本兵趙錦阿附仇鸞謫戍邊起翁萬達為兵部尚書

十一月帝思楊繼盛馬市疏皆驗乃自典史遷知縣俄遷南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尋改武選司○御史喻

則禍不驗
身焦山豈

樂乎言之
驗哉至三
遷而心更
痛矣

疏中字字
可以質天
言非僑其
過以博忠
亦說名也

時言諸臣條對不為不多計虜擒胡不為不盡而不見有
有功者皆由大臣嚴嵩以銘、耶、替、耶、隱忍鄙懦為熟計以依阿柔佞
為盡節欺陛下誤國是以致大患日甚一日辟之子視
父母之困踣而莫為之出力人視天地之華孛而不為之
動心也伏乞嚴示手敕責成面諭實采而行之其有未然
許科道官指奏糾舉庶下不惑而議定上不勞而功成矣
癸丑 嘉靖三十二年

正月兵部員外楊繼盛疏嚴嵩顯政誤國十罪畧曰太
祖革中書不設丞相而嵩偃然丞相自居是壞祖制也權
者人主馭世之具而嵩以擬貳其貲威福是好大權也見

皇上行政之善即令于世蕃傳言于人歸功于己是掩君
美也嵩之擬旨皆于世蕃代票致機密漏泄是縱奸子也
令孫嚴效忠妄冒奏捷要爵是竊軍功也逆鸞以貪虐論
革嵩受三千金威迫兵部薦為大將是黨悖逆也胡虜深
入嵩戒汝夔勿戰及 皇上逮治汝夔猶許密疏奏保是
誤軍機也郎中徐學詩以劾嵩奪官矣考察而及其兄應
豐科臣厲汝進以劾嵩降典史矣大計而復行削籍是擅
黜陟也吏兵選除以入賄為低昂故將官多朘削而士卒
失所有司多貪酷而百姓流離是失人心也諂諛欺君貪
污率下習俗漸成牢不可破是壞風俗也然此十罪者有

五。奸以濟之。厚賄。皇上左右。凡聖意所在。皆得預知。而逢迎。是。皇上之左右。皆嵩賊之間諜。奸一。以趙文華爲通政。疏至。必先上副封。御史王宗茂劾嵩一疏。文華留之五日。方上是。皇上之納言。皆嵩賊之鷹犬。奸二。懼緹騎緝訪。即與廠衛結姻。是。皇上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奸三。畏臺諫有言。凡進士初選。非出其門者。不得爲中行。推官知縣。非通賄者。不得與徵取。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奸四。慮部臣徐學詩等不能無言。乃羅其有材望者。結納之。鯁介者。斥逐之。是。皇上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腹。奸五。願。陛下察其奸。治其罪。或召見。二王使之

面陳。重則置憲典。輕則着致仕。以全國體。上怒其引用。二王命鎮撫司。卽訊。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懼嵩者。且。二王宗事。寧不慮爲嵩敗耶。錦衣衛上其語。命杖一百。血肉岔起。乃下刑部擬罪。尚書何鰲受嵩指。論繼盛詐傳親王令旨。律絞。郎中史朝賓持不可。嵩聞之。謫補外任。侍郎王學益。贊鰲具其獄。尋遷一級。

王世貞曰。嘉靖中。前後諫臣。獨楊最。楊爵。楊繼盛。疏最直。傳播天下。而得禍俱慘。爵獲終牖下。其後同贈官賜祭。而爵獨缺謚。蓋世稱三楊之疏云。

河道都御史曾鈞奏言。劉伶臺至赤晏廟。凡八十里。乃黃河下流。頃爲淤沙。雍塞。以致奔潰。此其疏濬所最先者。次

則老灣黃河口衝決滄沒安東一縣亦當急築既濬之後宜築長堤磯嘴以備衝擊又三里溝新河口比舊口水高六尺若開舊口雖有沙淤之患而為患稍輕若開新口未免淹沒之虞而漕舟頗便宜將新口暫開建置閘座及將高家堰增築長堤原建新莊等閘加石修砌以遏橫流從之

二月詔冊封錦衣副千戶李銘女為裕王妃○奉安先聖先師于文華殿東室○廷試賜陳謹等四百二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海賊汪直糾漳廣羣盜大舉入寇連艦伯餘艘蔽海而南自台寧嘉湖至蘇松迄淮北濱海數千里

同時告警○虜寇宣撫大同總兵劉梅郭都死之詔各加卹廕○賜故大學士楊士奇祠額及春秋祭文○總督三邊兵部尚書王以旂卒

以旂江寧人為總督在鎮六年開誠布信虜無深入前後禦虜斬首以千計其所繕障塞皆堅壯可恃西人賴之疾作致仕卒于固原鎮邊民號泣罷市詔贈太保謚襄敏

削劾嚴世蕃奸狀武選郎中周冕籍○詔城京師外城四月海寇犯太倉州攻城不克分掠有失舟倭四千人突至平湖海寧等境焚戮慘虐官兵禦之皆敗殺把總指揮千百戶縣丞諸官奪舟而去○倭犯松楊知縣羅拱辰禦却之賊浮海李大猷以舟師邀擊斬首六十九級○虜犯

遼東總兵岳懋等擊敗之斬首四十七級

五月出盧鏜于獄爲福建備倭都指揮○倭攻上海縣燒劫縣市知縣喻顯科逃匿指揮武尚文縣丞宗鰲戰死撫搃官奏令太平同知陳璋同蘇州同知任環統兵籌畫璋因上禦倭十二事撫操俱從之

六月吏部尚書萬鏜致仕給事中朱伯辰削籍

時通政趙文華少有文學夤緣嵩父子擢通政使至是鄭陽都御史缺嵩順指會舉文華吏部尚書鏜遂以文華名上伯辰疏其憑聲援而寵賂日彰恣貪饕而廉隅盡喪鄉黨羞稱縉紳共鄙閑散猶貼班行臺憲何堪命使文華奏係吏部喉所親伯辰論臣者且訐鏜以不得一品怨望上乃出鏜削伯辰籍仍留文華

七月虜酋俺荅把都兒等大舉入寇攻插箭等路關南大

震固原寧夏游擊陳鳳朱玉率兵援紫荆鳳玉夾擊虜之前哨馳去追及于三家村大戰竟日殺傷過當虜思以騎兵綴我分道遁去○陳璋統兵敗倭寇斬首千餘級餘浮海東遁

八月師尚詔爲司市老人歸德知府尹一仁任以捕盜遂橫謀不軌結衆尅日舉兵郡以他事遣卒至鎮詔疑偵已執殺之以祭率衆夜薄城時已有中譎矣開關納之劫庫獄柵載去尚詔有令勿犯學宮勿戮生儒故守令皆匿學官以免而詔家多金珪娼姬詔旣出攻城而柘城亡賴子乘虛掠所蓄淫其姬姬識其人以語詔遂圍柘城索之不

得乃破城獲剛之因掠公私帑復圍太康索所怨者二人縣官執其人縋城與之殺之巡撫楊宜徵兵追捕大敗官兵死者相枕勢益猖獗至數十萬人

九月上問嚴嵩民多無食何以嵩曰四遠飢民來京求食

一時米價騰貴請以太倉米數萬石平價發糶上允之

復曰我思必有斃諸途者暴露骸骨宜有所處嵩請敕在

京行五城御史在外行撫按各督有司查視掩埋至糶米

一節中間恐有市行舖戶多買轉賣以索高價宜敕錦衣

衛訪看禁革嵩又言民有身無一錢者仍坐斃道路請于

十萬石內以八萬石糶濟一萬石委官運城外每早召集

飢民人給一升上曰朕意正是如此令以六分出糶四

分給貧苦者

九月虜犯山西巡撫趙時春禦之敗績總兵李淦與其子

松死之後贈淦少保左都督松指揮同知賜謚立祠

甲寅 嘉靖三十三年

正月康妃杜氏薨裕王母也 穆宗登極追封孝恪皇后

二月雲南黔國公沐紹勳妻無子妾賀氏生二子曰朝輔

朝弼朝輔既以長襲爵矣比卒時二子尚幼以優給候襲

而令朝弼以都督僉事攝鎮未幾二子俱殤乃令朝弼襲

公爵○南京刑部尚書顧應祥秋奏決囚比得報已踰冬

至二日。應祥竟論決。科道會劾之。吏部覆應祥宜以過誤薄罰。帝令致仕。監刑及郎官奪俸。○倭犯松江。殺縣丞劉東陽。詔革克寬鳳職。戴罪立功。而以解明道盧鏗代之。四月。倭犯嘉興。都指揮周應禎。指揮李元律等死之。○倭陷嘉善。○倭薄通州。揚州衛千戶洪岱以兵援之。戰死。○倭夜襲崇明。知縣唐一岑死之。

五月。科臣王國禎言。招降賊首。非計。本兵覆言。直本徽州人。以通番入海。後審斬寇自贖。有司不收之。致有今日。故懸賞招降。非示弱也。上以國禎言是。令一意勦撫。降順者待以不死。賊首不赦。○倭薄蘇州城。大掠。

字石畫
不獨權宜
可經久

六月。漕運都御史鄭曉奏。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智謀者可用。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從賊。爲之嚮導。若不蚤圖區處。必爲腹心憂乞。命各巡撫官于軍民白衣中。每歲查舉勇力智謀者數十人。與以義勇名色。月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則率人捕盜。有事則領兵殺賊。立有功效。量議官職。奏請陞授。如此。不惟中國之人不爲賊用。異日且有將材出于其間。今從賊者。宜出榜諭許。令歸降。遣還故土。有擒斬賊徒者。如例給賞。才力可用者。立功贖罪。俟有勞績。亦與敘遷。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難撲滅矣。報可。

七月以王忬為右都御史，巡撫大同。忬在浙中，薦勇謀勵將士，築城堡，捕豪滑。浙人恃之，忬去而禍慘矣。

八月俞大猷敗倭于吳淞所，都指揮任錦敗倭于長礁。○

命駙馬鄒景和、內閣嚴嵩、徐階、李本、尚書李默、王用賓、都

督陸炳入直西內，其侍郎程文德、郭朴、閔如霖、吳山，以侍

從太學撰文，不入直。景和以不諳玄理，辭免。俄以金幣賜

玄，修諸臣猶及景和。景和自疏無功，乞辭。使臣洗心滌慮，

効馬革褻屍之報。帝怒曰：和故出不祥語，當擬怨訕律，

姑止革爵。九月，南京太僕卿章渙條海防四事：一築城堡，二預軍需，

三練士兵，四收豪奸，令議行。

十月，虜攻薊鎮邊牆，警報皆至。上遣廠校往察其狀，見

楊博擐甲登陣，宿止古北口垣。士將士守禦甚力。上大

喜，發萬金犒守墻將士，總督楊博、總兵周益昌各衣一襲。

○倭寇分掠嘉湖。

十二月，百戶賴榮華薄倭于新市，乘勝陷伏中，死。

乙卯 嘉靖三十四年

正月，命宋儒朱熹裔孫源襲五經博士。○本兵聶豹年衰

不勝重任，惟秋末類舉各臣報捷，疏請玄祐而已。上方

以南北多事，責成甚切，遂令閑住。○海賊犯乍浦，陷崇德。

復攻德清，殺把總指揮梁鶚六人。時諸將號令不一，偏裨

將各自為進止，採淘港窰，整之戰許國。劉恩皆以背約銳

進，敗經所奏調狼兵及保靖兵俱未至，持重不發。江南人

苦倭患久，恨不旦夕殲滅。遂籍藉以玩寇為經罪矣。

二月虜犯薊鎮馬蘭峪，叅將趙傾葵等禦之，敗死。○工部

侍郎趙文華奉命祭告海神，并察視江南賊情。

予之以自便之私

文華為嵩私人，夤緣為上所嚮用，既出憑寵自恣，所

云

三月以楊博為兵部尚書。○任環督舟師與倭戰于南沙

野茅洪，敗之，斬首百餘級。

四月田州土官瓦氏併孫男岑大壽、大祿引兵應調，總督

張經分配總兵俞大猷等殺倭，奏聞詔賞銀紵，餘令軍門

獎賞。○虜寇宣府青邊口堡，叅將李光啓等禦之，兵潰被

執至墩下，索金帛取贖，光啓大罵虜殺之，并殺指揮黃添

祥等八人。○文華至松江祭海神，會狼兵方應調至，副總

兵俞大猷遣游擊白汝等嘗賊，稍有斬獲，文華因厚犒之，

激使進勦，至漕涇遇倭數百人，戰敗，頭目鏗等死之。文華

固急督戰，冀掩敗為功，經謂宜待保靖兵至，合力夾攻，庶

保萬全。文華固強，經不聽。文華遂啣經。

五月倭寇四千餘自柘林犯嘉興，總督張經分遣叅將盧

倭豈有四千多是奸

鐘等水陸攻之。保靖宣慰使彭蓋臣與賊遇于石塘灣。大敗之。賊走平望。俞大猷及永順宣慰使彭翼南邀擊之。賊奔王江涇。永順兵出泖湖攻其前。鐘及保靖兵躡其後。共擒斬一千八百餘人。溺死者復不可勝計。餘賊奔歸柘林。

按自有倭來。用兵東南。未有如此之捷者。然文華論經。玩寇殘民之疏。則已上矣。寃哉。

任環俞大猷破賊于陸涇。堦。遣官按逮張經李天寵及叅將湯克寬。俱械繫來京。論死。經上疏自辯。不報。○倭寇常熟。知縣王鈇禦之。鄉官錢泮率民兵追賊于上滄港。為賊所掩擊。俱死之。事聞。贈鈇太僕少卿。泮光祿少卿。各蔭子錦衣百戶。祀死所。

六月倭據江陰。蔡涇。閘。知縣錢錞率狼兵禦之。遇賊于九里山。賊伏發。狼兵悉奔。錞及民兵死于賊。事聞。贈錞光祿少卿。蔭子國子生。立祠死所。○蘇松叅政任環及俞大猷以舟師擊倭船于馬蹟山。破之。擒斬一百五十餘人。環遇親喪。巡按周如斗請留之。特詔奪情任事。

時吏部疏請造勳爵宗圖文冊。從之。初勳爵宗支舊無冊籍。一遇故絕。爭襲紛然。無所考証。吏部請乞如軍職貼黃。例行兩京五軍都督府。將各公侯伯父祖始封承襲來歷。并立功者的。派子孫與應襲者所自出。備造宗圖文冊。一存本府。一送本部。一送吏部。五年一造。請著為令。詔可。○

倭駕舟從三丈浦出海大猷遮擊之沉其舟七艘斬首一百三十級○任環大猷敗倭于鶯豆湖俘斬百人○副使王崇古敗倭于靖江

秋七月分祀歷代帝王陵寢○倭突入歙縣流劫磧溪等縣蕪湖縣丞為賊所殺犯江寧鎮指揮朱襄戰死亡卒三百餘人○倭犯南京

八月都御史曹邦輔圍賊于滸墅關賊殊死格鬪殺指揮張大綱士卒多傷亡時僉事董邦政把總婁宇督沙兵守陶宅邦輔檄之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奔吳舍追盡殲之文華欲攘其功至則邦輔已奏捷矣啣甚已而欲倖剪

倭之假
倭易破文
華之真倭
難滅

殘孽自將四千人約邦輔會勦同力進兵賊盡銳衝文華所統兵死者千餘人師大潰文華益慙憤乃疏邦輔邦政避難趨易僥倖成功乞加重究詔下邦政于總督逮問○福建巡海副使卜大同卒

同秀水人孝友夙著官刑曹讞決明允稍遷湖廣僉事督下江防令行暮年羣盜屏息會海寇弗靖聞為禍首同受命巡海趨駕之任簡卒伍謹烽候控險要積糗糧賊知有備雖屢寇既會吳越間而閩終得無恙所著有征苗備倭二集遺稿游覽圖說行于世

胡宗憲誘汪直等投降許為奏請優以官爵汪直與羅龍文宗憲皆徽人相信直因以銀十萬兩托龍文覬嚴嵩父子冀得授以指揮職銜時浙中三司與巡按御史周斯盛

議得汪直葉宗滿背華勾夷謀叛之罪已不容誅王汝賢越關出境作逆之狀亦自難掩通應解獻闕庭顯戮市曹以彰國典但其作孽貽禍原在海上汪直葉宗滿就彼梟示王汝賢處絞各犯妻妾及子解京給付功臣家為奴嵩父子受賄欲擬投降宥死且言 聖意欲如此三法司等執稱直等率眾攻破城池殺傷文武將吏軍民百萬明是謀反今作謀叛已非正律豈可又輕嵩曰旨下再議三法司曰再議則用反律豈可又減叛律乎嵩曰原着兵部會法司法司只從兵部議可也皆曰兵部即議未減法司法司亦不敢僉名嵩父子咈然不應竟稟旨云汪直背華引夷罪

體

逆深重着就彼處決梟示葉宗滿王汝賢既稱歸順報效饒死發邊衛充軍

十月倭始犯福建犯平陽殺指揮祈嵩等共八十餘人屯謝浦殺指揮閔溶犯興化府平海衛殺千戶丘珍等犯福清殺指揮童乾震○裕王第一子生

十一月讞京城大辟囚詔決九人張經李天寵以失機律不宥而論嵩之楊繼盛與焉繼盛請朝審口吟云風吹柳

誅戮無罪
嵩父子過
矣

何

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 君王聖明德厚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癖生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又臨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

夫婦忠義

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傳誦盛妻張氏疏乞斬臣首以代夫命爲嵩所抑不得達遂遇害

按忠愍在獄中有吏應生者頗爲周旋尚書屢禁之不爲動又欲具草申救此一異人也遇害時王世貞徐中行吳國倫王士懋等執手泣決經紀其喪事而王遴以女許配其次子應箕而全其後嗣尤人所難

游擊曹克新統川兵邀擊賊于周浦斬首一百三十餘級○總兵俞大猷又追賊于老鶴嘴斬二百餘人奔新場○科臣孫濟言防倭諸臣事權不一致久無成功本兵覆奏督察主竭忠討賊覆實布聞總督主徵集官兵指授方畧巡撫主督理軍務措置餉銀總兵主設法教練身親戰陣有司保安地方固守城池命下諸臣遵守

十二月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地震如雷或地裂泉湧或城郭房屋陷入地或平地突成山阜壓死官民八十三萬有奇南兵書韓邦奇光祿卿馬理祭酒王維禎同日死焉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二
嘉靖三十五年
丙辰
正月科臣梁夢龍劾吏部尚書李默剛褊貪污假名器以罔利默疏辨不問文華自祀海還劾默部試選人策題以漢武征伐四夷而海內虛耗唐憲功成淮蔡而晚業不終語意謗訕上怒下獄刑部尚書何鰲擬子罵父律絞竟歿于獄

秀水沈國元訂

丙辰 嘉靖三十五年

支大綸曰李默博雅有才負氣好以愛憎軒輊人在銓部大通賄賂及文華以策問構獄則近于反唇腹誹之法矣故人遂借默而罪文華

三月顯陵宮殿成。○廷試賜諸大綬等三百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倭寇溫州同知黃釗歿之。○倭寇萬餘趨浙江皂林遊擊宗禮帥兵九百人禦之于三里橋三戰三捷斬首三

百餘賊首徐海等駭懼稱爲神兵會橋陷軍潰禮等俱歿。

論者謂兵興以來稱血戰第一功已而贈禮都督同知世

襲指揮僉事。○復遣趙文華視師江南先是文華旣歸

可再平

上疑其言不實每以問嵩文華大懼諉罪于人而又訐李默之過以逢上時浙中倭報甚緊巡按請遣才望大臣一員督師應援部已議沈良材往而嵩爲文華保全計言示

上遂留良材而遣文華文華至而東南之民愈困矣

五月倭圍巡按阮鶚于桐鄉宗憲以計間之使人賂賊首徐海其黨陳東蔭葉漸與海爲貳引去海遂計擒東葉等百餘人以獻其部衆遁者我兵追破其舟斬溺迨盡

六月倭寇破慈谿城縉紳被禍甚慘省祭官杜槐及父文明率兵追敗于王家圍已復遇于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殺賊三十餘人斬其一酋槐亦被創墜馬歿文明別擊賊于鳴鶴場斬白眉倭帥一級從七級生擒二人賊驚遁追之以兵少陣沒事聞贈官廕子有司祠祀

七月命孔子六十五代孫尚賢襲封衍聖公

父子死事
非其職之
所當忠義
夫植固不
待驅率者

八月徽王載坫以罪廢自殺

按王國衡州初銜知州衡命箠死巡按劾之帝謂御史私其屬官逮係廷杖王乃益橫日沒占士民田園覩女子端麗者強昇入淫之小有忤箠死或生啖虎豹或生蓋棺中又私其伶人凌輾縉紳無敢言者又挾諸客微行留都鳳陽有梁散人善煉女突為鉛云服之延年知帝好方術乃竊鉛以獻帝悅後索之散人遺書王求鉛王不與銜之帝問問散人徽王何似散人曰王日者遊留都帝愕然州民耿安女為王笞死遂上變告詔削王為庶人入鳳陽王聞當徙令妃妾麗妝自經王亦經死

九月胡宗憲以計誘徐海居沈庄且久議和而文華力主勦督兵甚嚴以書遺宗憲責其逗兵自老遂集諸路兵圍之數重縱焚其廬死者甚衆後從溺屍中識徐海屍浙郡遂亡

十一月獻倭俘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各廕一子錦衣千○虜寇遼東塞總兵殷尚質遊擊嚴懋官死之贈卹有差奪總督王忬俸巡按蘇志臯落職○賜嚴嵩免朝仍腰輿入直○設狼福二山守要水兵萬人沙船三百艘命遣叅將等官操練備倭

丁巳

嘉靖三十六年

正月立孝子夏暘祠暘南通州人習石工目不知書志行純篤事父母至孝衣冠多從之游有醜使至召見自傷違養親執手洒泣以新衣親衣之歐陽瑜理學名臣為郡博日造其廬劇語不忍去既卒學使黃弘毗祠之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一
嚴冬侍父寢溫濕器懷中俟用既死奉主如生存大小
事啓而後行母久病親侍湯藥不入妻室者三年雪夜
毋忽思茹越城叩市憚寒無應者賜哭請乃得賜子爲
弟念毆至斃恐傷母心含淚不言凡此皆人之所難者

二月虜入大同界殺守備唐天祿等殘毀村堡三十二所

三月虜犯延綏副總兵戰死犯遼東官軍逆之擒其酋討

賴犯大同殺指揮楊汲等○總兵俞大猷勦盡舟山餘賊

○吏部推鄭曉爲南吏部尚書上曰曉宜任煩劇南中

命王用賓往

四月雷雨大作火光驟起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午門及左

右廊盡燬○有事于宗廟社稷詔天下以二十二日舉祀

高玄大典止封事停刑百官修省五日

六月止陝西採礦○工部尚書趙文華罷時三殿事屬工

部文華有疾屢疏乞歸八月方以修玄禁疏章而言疾尤

諱文華以興工在卽不得已具疏觸上怒罷之○宣大

總督楊順巡按路楷兵書許論俱削籍

按俺荅子辛愛妾桃松寨與收令哥通辛愛欲殺之逃
入關楊順納之以聞辛愛索之甚急順懼又脅朝廷歸
之猶豫間俺給歸叛人丘富易之于是遣還辛愛召諸
婦環視磔之而富卒不歸科臣吳時來劾順請餉六十
萬寇至輒委無兵桃松寨一逋亾淫婦耳失策納之又
自誇盛德虜酋來索又張皇恫喝及爲虜所罔而巡撫
路楷受賄隱匿本兵許論比周爲奸乞罪之遂命逮順
楷詔獄與許論俱削籍方鈍改南先是虜犯都門錦衣
經歷沈鍊抗言嵩父子納將帥賄誤國大計詔以誣詆
大臣編保安州宣大總督楊順承嵩旨會有白蓮社勾
虜者托巡按路楷竄鍊名于籍以叛聞本兵許論附和
楷將鍊斬首宣府市籍其家至是皆以罪廢天下快之

叙胡宗憲擒獲海寇汪直功加太子太保

初蔣洲之再往入倭也。徧歷諸島披誠勸諭。倭衆唯其言是從。又聞徐海誅請貢益堅。洲以是年五月歸。稱與直舟同來。洲至而直未至。人疑其詐。巡按周斯盛請罷貢。罪洲。文華在工部。力言洲無他。而禮部會廷議。皆是按臣。乃命罷貢。治洲。洲既逮。陳諭倭始末。及言直以誠來。其未至。必舟阻耳。九月直至。泊兵定海。初同洲來。實以颶風損舟也。宗憲乃使人招直。直願見洲。洲方對理。疑舛望不遣。遣千戶夏正質其舟。直素與正善。恃質遂請軍門請罪。具言其與洲戮力狀。乞得靖海中自効。宗憲慰籍之。使居閒館候命。陰束縛之。既有旨。直梟斬。直義子毛臣聞直死。殺夏正。率其徒叛入舟山。論誅直功。宗憲加宮輔。夏正蔭子指揮蔣洲。僅釋罪出獄。竟窮死。戊午 嘉靖三十七年

正月光祿寺火。○二月命楊博暫撤部事往鎮宣大。以刑部尚書鄭曉攝之。

三月倭寇福建。命浙江巡撫阮鶚往勦之。尋削籍。

鏡宗紀曰。鶚先督學浙江。適倭遍會省。守臣闔門棄外之。民鶚率生徒。啓武陵門納之。全活百萬。故超拜巡撫。時總督胡宗憲。亮于世蕃。建議撫賊。世蕃庇之。而鶚力主勦。乃移鎮閩。閩創立巡撫。兵費稠亂。鶚遇賊于福寧。大戰于連江等處。至福清海口。皆募土著應敵。大破之。而世蕃令御史宋儀望劾鶚。久徵客兵。豢養民間。驕恣淫縱。無復紀律。百姓被害不可勝言。宜罷斥。章下兵部。世蕃復嗾給事中劉佑劾之。乃臨陣逮歸京師。鶚立論不屈。且先有散客兵。蠲賦善后疏。上以鶚屢立奇功。前建勦議。允合。睿斷察其無罪。乃免歸田。然破倭之功。鶚力為多。宗憲攘其成而已。至今浙福人思慕之。

科臣吳時來劾嵩。令于世蕃預政納賄。致邊臣尅軍餉。以充餽。因受餽而與之欺君。如張經行五千金。及聖斷不貸。而詭為賻卹。土汝孝以二千而倖得遣戍。蔡克廉以三

千而即轉寺卿楊順欺君而三廢其子吳嘉會侵冒而三廢三遷邊事不振軍民困窮主事張狎劾其受賄報功而備邊之政壞侵冒戶部錢糧十分之六而理財之政壞以厚賄而調美官以餽金而得與選而忠節之氣壞家奴永年富將百萬賓客親識位俱顯主事董傳策言吏兵二部選官持簿任嵩填發故俗呼文選郎萬家為文管家武選職方祁祥為武管家宜罷斥以快人心帝怒各逮繫獄具擬辟鄭曉執不可降旨廷杖謫戍嶺南

西大臣

四月漳倭大至犯浙福沿海郡邑陷福清執知縣葉宗文劫庫獄大肆殺擄攻惠安殺知縣林咸○大同圍解時楊

博督大兵趨援虜聞遁去留博視鎮事

博督大兵趨援虜聞遁去留博視鎮事

五月參將尹鳳等擊福清倭于海口斬溺甚眾福興少寧

○大旱 帝齋祀高玄大雨沾足羣臣表賀○蒲州潮州

地震

六月浙西倭分掠樂清等縣指揮劉茂督兵致佳僉事王德等死之

七月遣兵部郎中唐順之查薊鎮兵馬

閏七月楊博以大同右衛築上堡墩臺接連左衛濬濠一道各長十八里賜銀幣獎論○大朝等門成

八月兵科給事中鄭茂復上邊務八事

一曰審要機今日大同當先正紀綱以收人心宣府當先振懦弱以作士氣二曰慎選用言邊將多營賄以冒寵榮請記以脫罪戾故不得不巧肆侵漁拮据三日勤巡歷四曰明戰守言虜之俘戮動至千萬而我兵斬獲多不過百十今不以失亡為罪而反以斬獲為功自今必計斬獲與失亡略當乃許自贖五日攻火器六日清耗蠹七日申禁例大抵虜騎方退取吾殘創以為首功甚有曠芥崖谷之中誘人而撲之者宜下法司以妄殺平人律論入曰恤周殘軍民犯法率不以本條科斷法外加罰多者米至數百石銀至數百兩名為助公實歸私橐宜禁革之章下法司覈勘

九月册生員陳景行女為裕王妃

即仁聖皇太后

十月命唐順之視師浙直與宗憲協勦倭寇○虜犯遼陽總兵楊照敗之斬首八百餘級○比虜土番薄界嶺口副總兵馬芳禦之不得入虜乃潛犯里答墩諸處把總馮時

維歿之虜復還奔界嶺口芳及總兵歐陽安力戰敗之擒斬共四十一人○命御史歲查光祿寺諸費進覽時歲用三十六萬上疑之

已未

嘉靖三十八年

正月前軍都督府火○詔祔享瑞州知府宋以方于旌忠祠先是正德中副使周憲以討馬瑄賊被害建旌忠祠祀之及宸濠之叛以方死之至是以防孫一范請祔享于旌忠○直隸巡按尚維持言吳淞拓林川沙陽舍孟河五處俱為蘇松常鎮要害吳淞舊有守禦所而四城未設專官乞各鑄給千戶所印及註選倉大使一員以司糧餉蘇松

叅將宜駐金山督守拓林青村南匯川沙諸處常鎮叅將
宜駐陽舍督守圖山孟河二地而浙直總兵專駐吳淞調
遣兵部覆言各將改駐常如所奏其四城設守禦所必須
改調官軍抽補軍士坐派月糧計畫允當方可議行報可
二月巡按方輅劾巡撫都御史王忬失策可罪詔逮之下
獄論死

先是嚴嵩殺楊繼盛忬于世貞忿繼盛忠言死於權奸
以詩中之刑部員外况叔祺遂以世貞詩告嵩嵩喜叔
祺改禮部陞提學副使因憾世貞未有以中之也又嚴
世蕃嘗索古畫於忬云值千金忬有臨幅絕類真者以
獻乃有精於辨畫者往來世貞家有所求為世貞斥之
其人知忬所與世蕃畫非真幅也密以語世蕃會大同
有虜警御史阿意論劾世蕃遂告嵩票本王忬官久志
怠調度失宜致賊深入近京地方生靈被慘還着錦衣

以私憾陷
人于死尸
非一端天
地鬼神孰
能容之

衛差官校去拏了相解來說鎮撫司打供送部擬流此
照宜大總督翟鵬陝西總督張珩事例充軍嵩復票肯
諸將皆斬例軍令指揮之誤出令的無不治是甚擬律
再從重擬來看該尚書鄭曉再議事無所犯合比依
守邊將帥守備不設為賊所掩襲
因而失陷城寨律斬奉旨處決
爽矣

三月廷試賜丁士美等三百三十人進士及弟出身有差
按是科得士魏時亮蔡一槐蔡國熙曾同亨蔡悉皆理
學名流宦績甚著王世懋張鹵張憲臣詩文典瞻有前
古風石星朱纁清介自持至老不衰袁貞吉舒化丁士
美張岳醇德雅操不妄詭隨霍與瑕剛直忤俗郭孝恬
退高尚周弘祖建議明
劉皆科目之豪雋云

四月倭寇攻破福安縣往來沿海諸郡邑而廣東流倭在

韶安漳浦者尤夥南畿廟灣倭合眾來攻淮安巡撫李遂

督叅將曹克新禦之賊敗溺死者甚眾捷聞廕子陞賞有

差○山西卒亂都指揮鄭印討平之

時山西參將高鵬有家養卒八百人馭之無術諸卒遂謀叛殺鵬及遊擊焚府縣廬解劫囚掠帑一郡大亂印乃督兵討之擊寇解散

○裕王長子薨○先是江北兵備劉景韶以遊擊丘陞等

擊原駐白蒲倭一戰于丁堰再戰于如阜東三戰于海安

皆捷共斬首百餘級及至于大聚謀犯揚州景韶復督陞

等擊敗之斬首八十級焚死一百七十人賊奔入潘家庄

盡銳攻之復斬首一百二十八級倭賊喪氣

五月總督宣大山西兵部尚書楊博巡撫薊遼防秋畢當

還吳鵬曰宣大重鎮非博不可鄭曉曰博在宣大則宣大

安在本兵則九邊安乃召回部

八月征倭總督胡宗憲與都御史李遂命劉顯率銳卒殲

江北倭于劉家庄初江北軍士慮顯攘其成功嘖有煩言

李都憲檄江北軍悉屬顯節制遂得奏捷

總兵劉漢破虜于豐州豐州在大同右衛邊外由王城舊

城而北經二黑河一黃河歷三百里崇山環合水草豐美

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居之築城建墩構宮殿甚宏麗開

良田數千頃接東勝川號曰阪升富等教虜入寇製鈎杆

攻城具時俺答徙大青山口外避暑惟富等不徙總兵劉

漢與巡撫李文進謀部分參將王孟夏麻象等五十三人

率銳卒三千馳進漢與趙奇以重兵分三哨營于玉林隘為後繼孟夏等羸糧疾馳昧爽鼓譟奪擊斬首八十三級生擒七十六人焚其營寨餘眾奔匿時富隨虜北徙趙全匿墩上虜騎大至我兵引退還渡黑河虜追騎至且戰且却分哨迭戰還與大兵會翌日入邊往返凡五日總督葛縉以聞帝大悅亟加陞賞

○福建巡按樊獻科言近歲軍興募集武勇四方無賴子弟每以投兵報效為名所至騷擾今廣浙閩俱有海警宜以三省兵應募者悉遣還原藉收為鄉兵即以客兵糧餉養贍不惟客兵免遠調之勞而各地方且獲鄉兵之利計

無便于此者從之

十一月詔以朱熹原籍婺源縣子孫朱墅世襲五經博士

功德並隆
宜享祀

○先是倭寇蘇州城門閉避倭者聚哭不得入同知任環接劍開門全活萬數前後擊敗斬俘甚眾尋擢叅政矢志滅倭以母喪歸卒至是以科臣徐師曾請贈光祿卿廕子千戶有司建祠祀之

庚申 嘉靖三十九年

以食夫入
利藪漁獵
可勝道哉

正月嚴嵩令都御史鄢懋卿總理天下鹽政騷動海內二月原任中允郭希顏上安儲疏內有建帝立儲四字上以立子為儲帝誰可建者命各科集議禮科藍壁等擬

妖言律就江西決之傳首天下

支大綸曰郭公髫年有至性下筆輒數千言余大父官江右見其入試方十三齡而七篇成就不加點竄蓋天才也以直道忤時動遭顛覆晚年一疏理確辭瞻有賈長沙風乃不得保首領矧望前進哉君子于是思剗亦賊嵩之腹矣

漢之功大

大同總兵劉漢督兵自鎮河口出塞搗虜帳于灰河斬首二十八級奪高駝一百七十餘隻是時虜聚喜峯口外窺犯薊鎮漢乘虛攻其巢穴以牽制之虜果狼狽西顧自多事來我兵積懦虜嘗留巢並塞無一敢問之者至是漢倡為之自後各鎮往往乘間出勦虜始有戒心徙遠其幕○倭劫潮州等處○虜攻陷遼東廣寧中前所城殺千戶二

人掠二百餘人○倭破永寧城脅指揮王國瑞鍾垣降之

又破寧遠縣殺叅將王夢祺知縣李堯卿

按是年福建倭患最烈凡興泉漳三郡城外皆為賊藪倉廩懸罄田野蒿萊諸貧民無賴者咸竄入賊中為謀導甚且掠行人發墳塚量其家貲索贖持贖往來恬不為怪諸將冒功飾敗賊滿載歸者指為逐遁阻風旋者指為遮擊攻陷城寨從容引去兵備官以尅復為功上下相蒙遂成故事先后巡撫王詢以避難引疾去而劉燾之貪縱欺誣給事中馬出圖等連章論詆猶得以風土不便調外則繇賄嚴氏父子云

南京軍亂殺督儲侍郎黃懋官

柄臣非人則南井騷然多事相可不慎與

按舊例南營軍月米有妻者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侍郎黃懋官嘗歎曰四十八衛卒不敢敵二十七倭焉用是冗食者為哉于是故為裁抑各月各衛送支冊必詰其逃亾多寡又奏停補役軍丁妻糧諸卒忿甚比歲大侵月已既望而關符未下直振武營操期遂鼓謀圍懋官第懋官聞變踰牆而出諸軍邀而撲殺之懸其屍于

李君應變
有才大事
化做小事

市脅兵部尚書張鑿求賞鑿錯愕不能應誠意伯劉世
延諭之稍戢兵部侍郎李遂揚言曰黃侍郎自踰墻歟
各軍特不當殘辱之耳不得稱叛因麾亂軍退衆求賞
遂叱曰今日之事若求復妻糧月糧原額即可得奈何
求賞乃議發賑人一金補減折糧
餉始散事聞命擒治爲首者斬之

三月南御史林潤劾祭酒沈坤居鄉暴橫狀逮繫詔獄竟
歿獄中○寧夏地震嘉興湖州地震屋廬皆媮媮如布帆

○命侍讀張春侍裕王講讀○進胡宗憲尚書督師勦寇
巡撫亦聽節制總兵由掖門通謁庭拜下風

四月巡撫淮揚右僉都御史唐順之卒

順之武進人博學強記凡六經子史兵法以至筭時無
不精透嘗願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及有病乃曰死國吾
志今得良死舟中矣遂卒
于官詔賜葬祭立祠揚州

五月詔旌慶成王府故鎮國將軍奇添夫人王氏節孝

初奇添卒時夫人年甚少養姑育子備嘗勞瘁及是年
八十餘歲逮見孫曾四世山西撫按官請旌表故有是
命

六月南京禮部侍郎孫陞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

陞餘姚人前歿節都御史燧子孝友長厚燧死宸濠之
難終身不書寧字亦不爲人作壽文事伯兄如父居官
被服雅素口不談
過世稱篤行君子

七月遣御史沈陽郎中張大紀清理畿內莊田陽等清出

隱冒莊田之數應量給者一萬六千頃有奇應入官者二

千五百頃有奇其戚畹枝系未遠而嫡派已絕本身見存

而爵級已革及各監寺觀自買民田而乞買糧差與歸順

達官。先朝給賞住劄地土。共一千九百餘頃。有奇。俱宜追奪。從之。

八月御史鄭存仁承望嵩旨。疏劾鄭曉。曉具疏辨。上曰：曉每事偏執。終是自尊。褫職。

十月楊允繩棄市。○上諭嚴嵩等。景王府已成數年。當遵

祖宗大制。令之國嵩等。以示所司。于是吏部請如舊制。

報可。時上春秋高。國本未定。二王並居。而景王母妃在

上左右。奸邪之黨。日夜窺伺。有識之士。深以為憂。忽聞夜半中旨。渙頒京師士民踴躍稱慶。

十一月總督尚書許論獻白玉蟾真蹟一幅。○陶仲文卒。

文習祀禱術。以庫大使考滿。寓京師。事邵元節。薦于帝。得幸。賜坐。稱為師官。列爵五等。歿。謚文惠。以伯禮葬。

十二月陸炳卒

炳以南巡負帝出火。累陞左都督。雄黠多智。驟躡尊寵。折節納交。以籠聲譽。故終身無發其奸狀者。

辛酉 嘉靖四十年

二月以光祿寺卿孫植為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初植為光祿寺丞。寺卿馬從謙既獲罪。寺官勢益張。皇特以醮齋傳索無厭。上亦以光祿費多不經。而獨察植廉幹。植矢心區畫。按薄正裁。古役絕。司禮尚膳之餽。遺亦每為內廷所間。有太監耿清。嘗目之為鐵人。而廉聲亦聞于中外。時巡視光祿御史檢舉寺用。則自植持費之後。每歲止用銀十七萬兩。較前時歲省銀數十萬兩。

故上特任之。在光祿不調者九年。後出為南鴻臚。踰三年。復召入掌光祿。至是歲。三殿工興。漕渠久旱。大木漕艘。杳不能前。河流且北徙。銅瓦廂等處甚亟。故有是命。時所司議請歲增淺夫。植駁議曰。中原為南北咽喉。而

徐州襍役歲出班夫五萬八千有奇洪夫等役又動以萬計徐之戶僅二萬歲歲拘役民疲極矣可重困乎力止之居數月河以治後植以任滿去有羨餘數萬兩植悉以委代者而口終不言然植不務擾事為奇功循流而治故省亦累鉅萬邇年以來有識者始思植矣

京師不雨上禱玄壇得雨○分遣御史王大任姜倣往

天下訪仙術異人及符篆秘方

三月直隸巡按御史黃紀降大理評事

時紀奏草黃花鎮守備然以挾私索賄竟坐謫

旌孝子王在復

復太倉人隨父讀書城外忽遇倭亂同父奔入城居中途相失復已脫身二里許展轉尋父聞為倭所執急趨爰所見倭以刃背擊其父即以身蔽之痛哭求免倭怒揮刃父子俱害二首墮地而軀殼猶相紐不釋手臺使

上開旌其廬

異產

真定府屬城一婦人于右脇下產一男甚雄偉六歲而死

詔令吏部尚書吳鵬致仕

時鵬在吏部一切有司進退悉聽世蕃即邊方小吏亦無敢自專公道久溷人人鄙薄之至是給事中梁夢龍等劾之上令致仕

四月原任工部尚書劉麟卒贈太子少保謚清惠

按麟南京廣洋衛人後居湖之長興先知紹興府以忤劉瑾除名瑾誅起知西安以諫織造忤旨致仕在長興三十年閉戶讀書足跡不入城市貌恂恂長者自守介然不為畛域

萬壽宮災

是時國家
物力尚富
今不及遠
矣

初聖躬清羸調攝雖復猶痰疾時作因為祈天永命計且與歛福錫民稍稍設醮事猶恐敬未專一乃移幸西苑建萬壽宮為齋居所文武大臣嘗五六員入直獲侍至是萬壽宮災內閣諸臣請上還乾清宮上以修玄不宜近宮闈乃御劄階傳諭工部尚書雷禮興工重建取用于工部營繕司原收贖工等銀及臺基山西二敵原存木料與夫西苑舊磚石稍新改用故原無坐處于各省派辦于民間其于夫力則以歇操軍夫充之時加犒賞及催募在京貧寒乞丐之民因濟其饑是以中外無擾軍民踴躍而功成良易皆匠師徐靈量審調度上以其智能足以集事節縮足以省財歷陞通政侍郎及工部尚書職銜云

虜犯延綏

時虜患猖獗而軍實日隳內帑出給頻繁諸邊臣卒恣意侵漁以供賄遺充私橐是歲戶部會計各邊應發年例餉銀大同四十四萬七千兩宣府二十四萬兩山西十四萬兩延綏二十七萬五千兩易州五萬三千兩昌平六萬五千兩并空運京倉米四萬石赴密雲昌平通倉米四萬二千石赴薊州抵年例之數益浩繁極矣而

是

密雲昌平二鎮年例餉銀連歲俱防春用盡防秋仍用三十二萬有奇于是戶科都給事中鄭茂言嘉靖三十六年邊餉密雲只入九萬昌平只三五萬前后迥絕若是各邊侵冒之弊誠不能無尤莫有甚于薊遼總督許論者今宜較數歲之中酌為定規庶邊臣不敢妄求司計得有定執上從部議令論回籍聽勘

命修撰唐汝揖充裕王府講官

閏五月御史張九功以旱蠹陳言五事

一禁賄賂以絕僥倖謂今行取科道用銀五百兩八百兩有增至千金者吏部一主事有至萬金者有司每常入覲多方科歛以充苞苴此皆干和致變之由痛宜禁革二簡督府以肅邊鎮大都邊鎮之患皆由督撫官職任不久功罪不核職掌不明糧餉不充宜反此四者而後可以守邊三省工銀以塞侵漁四平盜賊以安地方

五恤營軍以蓄國威從之

六月詔賞歸附夷人衣幣有差

世廟精明
振作而賄
賂之風不
減正德皆
高為之蔽
也

先是宣府邊外流夷史大史二等為黃台吉以威逼屬
因用為導內証永寧龍門間頗被其害然黃台吉淫虐
凡史一史二妻女及所部夷婦有色者多為所漁史夷
恨之求內附保寨邊臣疑其詐令殺虜徵信史夷兄弟
乃斬台吉頭目思克等十
餘級來獻詔賞衣幣有差

七月萬壽宮成

八月南御史林潤劾鄔懋卿五罪索屬官金累萬罪一受

狀取財罪二宴會日費千金罪三妄殺平民罪四加派揚

州鹽商幾至激變罪五懋卿疏辯令供職如初○御田產

嘉穀異穎同本者四十有九田官以進告太廟百官表賀

九月詔戒諭晉王

先是太原知府于惟一在郡潔已任事節財愛民歲飢
設法賑濟全活以數千計前歲虜人鴈門總兵王懷邦

率衆過入城軍士擄掠于市惟一執而榜之驅其衆于
城外及懷邦以失事被劾屬惟一問狀惟一論懷邦罪
當歿巡撫都御史孟淮時奏免防秋民壯盡徵折價及
虜入懷邦以是挾淮欲上書發其奸與之俱死淮乃論
惟一令寬懷邦罪惟一執之益堅淮大恚恨乃劾調惟
一太原士民如失怙恃于是晉王上言惟一在郡得軍
民心請留之上不悅乃戒諭王母得妄有于
預仍下巡按御史逮問長史承奉等官以聞

十月初令南畿人不得與南試先是中允吳情典應天鄉

試同邑中者十有三人時論大譁

壬戌

嘉靖四十一年

正月楊博言薊鎮宣大逼隣虜境十室九空牛種不給請
發馬價銀三萬兩分給三鎮以為方春播種之資許之○
左都御史潘恩陳時弊四條允行

一言邇來管錢糧者牟羨餘之利理刑名者徇出入之
私開厥關津則留難商旅差遣勾當則騷擾軍民諸司
私家每用小票取物于市巡城御史乘轎多役官夫設
酒料及樂戶耳聞目見殊失官常乞救兩京都察院嚴
禁二言邇來御史惟急簿書期會與承迎趨走故貪吏
目縱今後諸司治行不時奏聞不者回道以不職論三
言御史巡歷供億饋遺之費動至百數甚或公受保舉
謝儀私索地方土物今後毋過自奉母厚私交仍禁革
守令常例一切羨餘紙贖悉歸公帑四言有司任情出
入鍛鍊成獄假積穀之例託兵費之名多則罰金數百
少亦輸穀數十比追罄產有同沒籍今後宜坐
應得之條勿加一切之罰 上命務實舉行

三月詔罷親耕親蠶○殿試賜徐時行等二百九十九人
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按是科有李材周宗許孚遠徐用檢萬廷言皆以理學
為時所推馬文煒巡撫江右廉仁徽骨陳有年位太宰
清正有守林梓守建寧不愧循吏去後見思穆文熙慷慨
慨好義有節俠風而首甲申時行王錫爵余有丁皆致

果

台輔

五月御史鄒應龍劾嚴嵩子世蕃憑勢專利私擅爵賞而
其孫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等黠狡
不法 詔嵩致仕歸世蕃卽訊坐煙瘴充軍鵠龍文等戍
邊年錮于獄應龍超遷通政叅議

六月知縣海瑞霍與瑕落職時鄢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
郡邑勢焰甚盛其妻從行裝五綵輿以十二女弄之令長
有此輩愈長其志

膝行蒲伏至以文錦飾厠白金飾溺器飲食若流至淳安
有此輩稍釋其鋒
知縣海瑞供帳疏簡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懋卿怒甚然
素聞其強項亦歛威去慈谿知縣霍與瑕亦清鯁不屈懋

三朝從信錄 卷三十三
卿喉巡鹽御史袁淳劾之俱落職○重錄永樂大典分韻類載以便考訂爲卷三萬有奇帝愛之日取閱及三殿命亟出之得不燬至是命繕副本

九月三殿工成○科臣何燧條五事

一曰寬民力二曰懲賍吏三曰重糾察四曰正士風五曰禁奢靡

景王薨

十月林潤言天下極弊而可慮者莫如宗藩蓋藩王當蕃衍之時天下無可加之賦官司困于難供宗藩病于不給宜頒示諸王以勢窮不能不通之意令戶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爲準蠲免存留費用幾何王府增封幾何祿米及諸

費幾何集議善後之策永垂不易之規從之○刑科陸鳳儀劾胡宗憲十罪命繫京卽訊削籍

十一月顯陵守備內侍張方等言冬至日甘露降顯陵松

樹先是上以冬至日奉安獻皇帝后神几于宮以便瞻

奉而甘露卽以是日降大悅禮部請令百官稱賀許之

十二月倭陷興化府兵部請調南京都督劉顯率兵福建

援之時新倭又自福清海口入寇遂圍興化府劉顯去府

城三十里隔一江按兵不進已而欲掩逗留之罪始遣五

卒齋文詣府約欲率兵越城禦敵賊獲五卒殺之用其職

銜僞爲顯文約某日夜某時分率兵潛入應援城中勿舉

本兵何見
而荐顯

火作聲恐賊驚覺擇奸細五人詐為劉卒齎入時參將畢高參政翁時器在城信之至期賊冒劉兵入城人莫之疑賊既入忽爾殺人城中驚亂畢高翁時器及衛掌印指揮徐將等皆倉皇縋城走城遂陷賊據城中三閱月殺擄劫掠焚毀慘毒備極劉顯乘亂擄執城中逃出婦女時有閑住參政王鳳靈繼妻年少竟為劉顯擄去賊既飽其所欲始走平海衛覓船泛海

癸亥 嘉靖四十二年

二月昌平自罹寅戌虜變停派寄養馬疋已十三年至是太僕卿劉朝佐請復之巡撫徐紳以地衝民困宜永停派

部議再停七年從之

三月以嚴訥為吏部尚書○詔修鳳陽 祖陵

四月詔重修典都志○副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建與總兵劉顯俞大猷大破倭賊于平海衛海寇悉平

是戰也繼光前一日至賊與顯及大猷對壘日久頗懈弛謂繼光遠來疲困不為備繼光即以是夜部勒諸士卒雞鳴蓐食晨壓賊壘急攻之賊倉卒大亂自相蹂踐遂難捕之無遺類此為閩中戰功第一

仁政

九月詔罷江南加派兵糧銀兩○虜寇遼東遼東邊垣久

圯士卒物故總兵楊照知勇廉潔在鎮虜不敢犯後為邊儲郎所傾以巡撫吉澄薦命為總兵照淳盡忠報國于昔至是逐虜出塞乘勝追之遇伏戰死事聞卹賚有加○虜

君成人道
福不小

寇京東。敕諸大臣分兵守重城諸門。趣諸鎮兵入援。時守外城者以調兵不至。疏劾本兵楊博。夜呼崇文門甚急。刑部侍郎孫植以博習邊事而上方切責當事者。疏入。必激怒。或本兵動搖事且不測。乃謂呼者曰。兵即至矣。爾無恐。却其疏不納。亟請調發以應之。總兵馬芳。姜應熊等相繼兵至。逐虜。通州裨將孫擯乘勝逐斬三百級。虜遁去。告廟。因賜植等祭品。敕芳等回宣大備虜。次諸勤王功。

十一月大學士徐階奏二事。

一曰尊主權。臣每見明旨下及內外。多不遵奉。如勘功罪。動至經年。徵錢穀。寂無一字。禁私餽。則潛行于昏夜。

以售媚。劾貪殘。則濫及于孤寒。以塞責。是主權未尊也。一曰定國是。臣竊觀士大以虛文巧飾為有。才而誠。慤者則詆以為拙。以怙勢作威為風力。而缺慎者則笑以為懦。以晏安泄沓為得體。而勤倦者則鄙以為俗流。以容奸庇惡為長厚。而明作者則謗以為生事。甚至以謀國為過計。以恤民為迂談。以持法為苛刻。以奉公為偏僻。是國是未定也。嘉納之。

十二月無雪。帝親禱。得之。羣臣表賀。

甲子 嘉靖四十三年

正月上。以邊卒不肯用命。令戶部取銀二萬兩。兵丁各一萬兩。發劉籌給犒官軍。徐階曰。春防既賞。秋防將引。以為例。賞則不以為恩。不賞則適以生怨。不若斥罷餉而賞。則以待有功。上深然之。

奏其

閏二月廢伊王典樸為庶人國除巡按顏鯨奏其陰蓄異謀宜置重典帝不忍廢為庶人沒其家得所置九五當乾牌遂滅國

樓愴真至令人下十斛淚楊焦山夫人張氏疏乞求斬其言必更痛絕惜其文為嚴高匿毀不傳

三月審熱法司宥死罪矜疑者二十一人戊邊時沈束以繫錦衣衛獄不與審例妻張氏上言臣夫在獄十六年家有老親年八十九朝不保夕昔臣因束無子為置一妾未及抵京會夫在獄同居旅舍妻楚萬端欲歸養舅則夫餽粥無資欲留給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臣願代夫繫獄令夫送父終年仍趨獄待罪法司亦為之請不聽

四月大雩所得雨表賀

七月以諭德張居正充裕王講官○帝問太倉粟儲積計部對曰出入僅足相當頃因米賤給發折兌十萬金所省頗多折兌之法徵于水旱之歲可蘇災民發于米賤之時可裕倉儲帝諭尚書高耀云寇警不時國計當裕九月原任福建巡撫譚綸以回籍守制上言經久善後六事

一議將言軍中必令大將運籌而佐以偏裨今獨恃戚繼光令其左右支吾四面當寇繼光雖才勇力亦不能及也乞行撫按官隨宜舉用如守備胡守仁把總傅應嘉以充之則官不必備而分任有人矣二議兵言許撫臣各取州縣民壯團練之半與各巡司弓兵給以客兵之費集之會省分為二營設練都司二員分統訓練可以漸減客兵而增主兵三議食言瘡痍未起蕪穢未闢而一旦督促數年之逋是歐之盜也請已徵者量留

地方未徵者姑免追賠四寬海禁五請立縣治六處有司內惟海禁設縣治行撫按再議餘俱允行

虜大入寇三衛素與虜通朶顏夷酋曰通罕者尤為桀黠總督都御史楊選誘執通罕父子三人輪繫薊獄以為質如有虜來犯薊則殺之通罕積恨益與虜通遂勾虜入寇時虜騎挾詐東行巡撫僉都御史徐紳咨請總督楊選宜守墻子嶺無等選以虜皆往東謝之紳躬領兵赴墻子嶺選又以其違節制却回之虜果窺無備突攻墻子嶺寨陷之長驅深入歷陷密雲三河順義諸縣至于張家灣將攻通州犯京師以張家灣河水凍而還時總督楊選同巡撫徐紳惶趨齊化門以護京城為名兵部尚書楊博諭以京城

有備須速回截殺于是薊州胡總兵率人馬三千追至順

義為虜所圍盡沒于虜虜竟得志復由墻子嶺出邊去何不治選

十月以嵩敗大計京官

十一月御史林潤劾世蕃自罪謫後與文龍乘軒衣蟒負

險不臣誹謗朝政假以治第聚眾數千乞正刑章以絕禍

本詔即付林潤逮捕至京○以言官劾逮胡宗憲至京仰

藥死○林潤復劾鄢懋卿命削籍

乙丑 嘉靖四十四年

正月○上不豫

二月上疾有瘳○嚴訥言國初馮堅以典史而推都御史

大快

王興宗以直廳而歷布政使請略彷彿此意于雜流冗職中
 超擢一二以裨盛治已而陞廣東同知王化為廣東按察
 司僉事鳳陽同知江東為陝西按察司僉事辰州通判邵
 元善為四川按察司僉事廣安州知州張澤為雲南按察
 司僉事淑浦縣教諭李珙為大理寺右評事碣石衛經歷
 郭文通為肇慶府同知

按化東元善由舉人羅珙由歲貢文通等由吏員俱以治行卓異超擢

三月副總兵郭成等擊倭于海中沉其舟斬首百餘級倭
 患絕○廷試賜范應期等三百九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按是科得士如趙應元按湖廣不送權相張若正喪剛
 正為臺臣第一顧養謙閑將略有古俠士風王貽德守
 嘉興王象坤掌臬江西屠元沐字朝陽皆清苦有志者
 雜遵褚鈇溫純蕭廩持正飭紀長於經濟陳文燭歸有
 光袁尊尼居
 宋工詩文

近在身報

嚴世蕃羅龍文至京刑部尚書勘其交通倭虜謀叛顯証
 得旨俱處斬金銀財貨令按臣盡數追沒餘遣配有差

四月敕嚴訥李春芳入內閣同徐階辦事

五月衡王厚熹奏辭祿米之半補宗祿不敷數詔準辭二

千石救賜褒諭○陶仲文徒胡大順撰萬壽全書一帙併

鉛藥命子玉玄與何廷玉因道士藍田玉羅萬象得通意

于趙楹獻之帝問曰此云箕書扶箕者何在田玉遂詐

賢王哉正
 與林潤通
 合 變之論相

旨徵大順入。帝悟曰：朕未嘗召，安得輒來？命錦衣衛訊之。復命司禮監鞫得詐，傳狀皆論斬。楹斃于獄。

八月虜酋黃台吉率輕騎自宣府洗馬林突入，將禾三五散掠，把總江汝棟以銳卒二百人按伏堡中，不知其為黃台吉也，出而搏之。黃酋驟騎直前，我兵奮挺擊之，墜馬幾獲之。部眾致死奪去，我兵得其盛刃而還。自是懼不敢犯邊者數年。事聞，詔陞汝棟二級，賞銀十兩。

九月巡撫浙江劉畿言：寧波沿海港多兵少，防範為難。市舶一開，島夷嘯聚，禍不可測。遂寢市舶之議。○陸光祖在選司，執法不撓，外內多欲中之，以不敬落職。士論惜之。○

山西巡撫張檟言：吳時來、董傳策、張狷、王宗茂等首發嵩奸，流離瘠癯，乞宥過錄用。上怒，命錦衣繫京訊鞫。○奉

安睿宗獻皇帝、慈孝獻皇后神主于玉芝宮。

丙寅 嘉靖四十五年

正月賑畿內饑民。○上諭輔臣曰：今日風色甚異，宜傳示本兵預防兵火。○上諭徐階欲南幸承天，拜親陵，取藥

服氣階奏：聖躬既久未平，正宜加意就攝。若復遠涉長途，不惟失崇護之道，亦非所以上慰一聖之心。所用藥

品只須論撫按進取為便。上曰：試一行之，我必萬康。階曰：臣不敢仰贊者，一為聖躬計，二為國家計。皇上自

忠愛之至

識慮深長

皆人所不

敢言至今
謂之猶為
正風危哉

度精乃何如彼時豈禁長途勞頓聖躬天佑奚待遠行而後萬康也已亥之前邊境無事彼時尚命大臣行今邊境多虞根本空匱萬一狡逆竊發聖駕在外能無驚擾毋致輕舉以貽後悔由是乃罷南幸之議

二月主事海瑞疏曰陛下初年剷除積弊遠過漢文二十
年來法紀漸廢名器日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于父子
以猜疑僂辱臣子人以爲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
爲薄于夫婦吏貪將弱民不聊生賦役日煩萬方懸磬諸
臣猶修齋脩醮相率進香天藥天合相繼表賀修建宮室
工部極力營繕買香市瑤戶部差求四出無一人爲陛下

不難瑞之
敢言而難
論之能受

下言者夫玄脩以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下歷漢唐未有
至今存者陛下師事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
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帝怒甚投于地已復取再讀
之太息自悔疏竟留中
三月詔開新河

時衡實計開沂山一帶新河築堤于呂孟等湖以防潰
決卽盛應致所開故道也衡乃一意董督自南陽以南
東至夏村又東至留城凡一百四十一里因應致所鑿
河形再鑿而深廣之行點思諸泉薛沙諸河注其中築
壩之河口流汨河築馬家橋隄遏河之出飛雲橋者使
盡入秦溝自留城至赤龍津又五十三里凡爲開入城
水閘二十爲壩十有二爲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有
奇石隄二十里已又鑿黃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
浦口導沙河入獨山湖爲支河入以備旱潦蓄洩八月
間河功成實糧運由境山進新河過薛河至南陽出口

河水通滿，隄岸坦平，無
闕阻，于是羣囂乃息。

五月帝久御西內，黑氛擾宮，心疑之。諭內臣慎火。

六月湖廣承天衛卒作亂。

時衛卒以求需月糧，擁衆入府門毆擊書吏，知府鄭文
茂廉得其爲首者，執而鞭之至死。諸軍益憤，因大呼詈
辱文茂，久之始解。事聞，上曰：軍士玩法，至
辱守臣，其令守捕嚴捕首惡，依律治之。

九月，詔順天撫按官嚴禁僧尼戒壇說法，仍令廠衛巡城
御史通查勘京城內外僧寺，如有仍前受戒寄寓者，收捕
下獄，四方遊僧並聽所在有司遞回原籍。當是時，白蓮教
盛行，御史鮑承蔭以妖盜本爲一途，恐投邪鼓衆，釀成大
患，遂令禁之。

十月上不豫，上以保養聖躬精意修玄，嘗命監察御史
王大任、姜敞四方訪問能修玄者，王大任於陝西、湖廣諸
省招致方外之士能合內養諸藥，王金等、姜敞于江西、廣
東諸省，只訪得能通符法者，復命大任、敞俱授翰林侍講，
敞不自安，乞還。大任仍在朝，不爲翰林所齒。上雖脩玄

西內，然權綱總攬，朝政肅然。九卿庶屬奉公循法，罔敢誕
慢。中官斂畏，無或干百司事者。上常黎明就寢，及巳卽
興，夜分至五鼓，猶覽章奏，覽輒四五行下，而裁決精詳，悉
當其可。復宸翰灑然，天縱然也。自王大任以方士王金等
進，乃獻長生等藥，其品詭秘不可辯知，皆非神農本草所

載大較以強律陽力為主性極燥熱上試服之遂火發疾甚中外憂懼不知所為○命出沈束于獄○先是兩淮鹽課歲徵六十萬鄢懋卿以溢額為功加至百萬御史請仍舊許之○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李遂卒贈太子少保

遂江西豐城人姿貌魁偉博學有才尤長于用兵沉機秘筭出入意表故隨試輒效人服其戡亂之畧

閏十月壬辰虜犯延綏駐內地六日攻掏窰窰畧盡甲辰

虜犯大同威遠等處叅將崔世榮戰死

按虜患之熾至嘉靖間極矣虜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蓋無歲不人也始分布邊兵曰防秋已則乘間抵發四時迭至蓋無時不入也上淵居西內加意九邊每風霾時作輒行戒備請兵請餉敕司農司馬給之惟恐後期然諸臣籌邊則嚴尤所謂無策耳宣大總督江東之言曰自庚戌以後謀臣經略無慮數家有為修邊之

既者宣府東自開平西至洗馬林大同東自新平西至了角山山西自偏頭以至平刑築垣乘塞延袤三千里及虜潰墻直下曾無結草之固有為築堡之說者使人自為戰家自為守星羅碁布遍滿川原然虜一深入望風瓦解村落空則掠及小堡小堡空則禍延中堡中堡盡而大堡存者僅十之一二又有謂守無足恃倡為血戰之說者惟以戰勝為功不以亡卒為罪而不度彼已易於嘗虜良將勁卒殆靡孑遺凡此之計已目見其困矣薊遼總督楊選之言曰本鎮軍士防守修工糧餉獨薄加以撫夷之扣除倉廩之不繼是致逃亡提解老弱行乞此主兵不振之敝也邊兵入衛將備防禦今陝西三鎮其率之而來者羸馬殘械空拳裸體殆居其半此邊兵不振之敝也本鎮有新舊募軍六枝各軍應募不運利安家銀兩及行糧月糧而已今糧多欠缺安家無銀司兵者每煦煦慰拊惟恐逃散何暇申法令以教演哉此募兵不振之敝也山陝入衛兵馬七月初已上關隘僅給以一升五合之行糧加以糶糲沙土之插和終歲勤悴不獲一飽乃又有間支折色又或十餘日無支矣此行糧不敷之敝也近年議計撫夷之資該部所給止充三分之一夷欲不遂則戕害墩軍隱藏虜訊邊將

爲所要脇，乃至逼軍採柴，科歛軍需，以充其費。此撫夷不衷之敝也。凡訓練軍士，必其衣食足，器械備，勤有賞，惰有罰。然後士藝可精，今平居缺糧，工役無歇，懸鵠枵腹，手持般器，比其迄事，有罰無賞。此訓練不行之敝也。陝西入衛之兵，初以秋調冬還，後因狡虜襲虛，遂議每秋留延綏兵一枝再防一年，固原寧夏一枝再備冬春。各兵在家日少，行路與戍守日多，且賞賚漸薄，盤費不充，馬死不償，負載更苦。此久戍疲勞之敝也。合茲二疏，觀之，籌邊之無策，可以見其大略。而債帥培克功罪混淆，猶不與焉。選又條列邊事，謂主兵多缺，募兵多逃，哨探不實，馬匹不壯，皆因糧芻不充，惜小費而悞大計。部覆謂營伍逃缺，則食宜贏餘，何迺更稱不足。蓋至是而無策甚矣。

十二月庚子，上疾甚，還乾清宮。翌日崩。徐階等啟請祔王入主喪事，以大行皇帝賓天，告奉先殿，報訃音宗室諸王。詔曰：朕奉宗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累朝未有。朕奉列聖

盛德

家法，皇考身教，一念惓惓，惟敬天勤民是務。祇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致奸人誑惑，有負初心。蓋愆成美，端在後賢。皇子裕王仁孝天植，睿知夙成，卽皇帝位，勉脩令德，無過毀傷。諸凡祔葬，悉稽舊典。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錄。見監者卽釋，復職方士各正刑章。○壬子，裕王卽皇帝位。○詔釋海瑞獄。上素聞其正直，故亟釋之。士論稱慶。

世廟有不世之奇謨六，無世之偉烈四，而又有震世之獨行五。正世及之大辨，復四朝之大禮，黜胡主廟祀，革祭國侑童，崇奉先師，除象設之陋，釐正諸儒，嚴迪德之選，六奇謨也。革藩鎮之諸閹，廢畿甸之皇莊，奪外戚之世封，抑司供之乘用，四偉烈也。正嬪御之數，內無女寵，放鳥獸之廐，外無禽荒，不以親貴而廢刑誅，不以令甲而拘除擢，不以攝生而廢化幾，五獨行也。

支六綸曰。帝英明神武。同符太祖。而心學淵源。直接危微。精一之傳。其為治始終。以敬天法祖。知人安民為務。而御將必嚴。去奸必果。即勲貴外戚。凜然惟三尺是繩。晚雖雅尚玄修。而遐取畢照。幽隱畢察。無一事不經睿思。其宰揆大臣。或有于竊。但揣摩窺測。乘間從史云爾。匪敢任意弛張。擅作威福也。自西漢後。創守諸君。孰敢望其後塵哉。

吳瑞登曰。史臣曰。世宗神功盛德。不可縷指。夫要以嚴馭吏。以寬治民。以經術為師。以法律為輔。以明作修。內治。以安靜飭邊防。其于稽古考文之事。尤為謹備。而皆發之孝思。本之敬一。故功成制定。華裔嚮風。中興大業。視之列聖。有光焉。享國四十餘年。追慕獻皇。獻后。如一日。每遇時節忌辰。臣竊窺聖容。慘怛。享獻精虔。無不泣下。丁者。瞻年。雖不御殿。而批決頻問。日無停晷。雖深居淵默。而張弛操縱。威福不移。升遐一詔。艾悔尤深。真不世出之主矣。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二



5